

《香莲帕》【头、二本】

主要角色

李泰：老生
徐延昭：净
杨波：老生
李艳妃：旦
李佑：小生
戈红霞：旦
常士雄：净
胡小香：旦
徐金定：旦
徐艳贞：旦
戈会：丑

情节

琉球王兴兵犯福州，福州总兵戈会克扣军饷，聚资白银三万两求和。朝廷遣兵部尚书李泰前往查办。戈会惧罪，自刎而死。李泰战败敌兵，回朝复命。李艳妃设宴为李泰庆功。国丈李良欲以己女许字李泰之子李佑，央大臣杨波作伐。李泰因李良为人奸佞，托词拒绝。李良怀恨，俟机相害。戈会之子戈琦扶柩还乡，其妹戈红霞闻老父自取其罪，恐遭邻里笑骂，乃与戈琦同往太行山投奔盟弟康宁，一同占山落草。常遇春后人常士雄丢失盘川，为店家所辱。适李泰之子李佑携仆王义进京，见状，为常士雄解围，赠以纹银二百两，结为金兰之好。胡大海后人胡小香，占山为王，招常士雄为婿。李佑行经太行山，为康宁所擒。戈琦为报父仇，正欲杀死李佑，忽报镖车路过，当即下山抢劫。戈红霞怜爱李佑，与乳母偕李佑主仆同逃。乳母为媒，成就二人良缘。李佑即以祖传香莲帕赠戈红霞为定礼。戈琦回山，见李佑逃走，引兵追之，杀死乳母，戈红霞与李佑主仆失散。李佑宿店得病。王义冒其名往地方官府诈财，太守曹彬使部将王通擒获王义。适常士雄夫妇路过，误为李佑被擒，冲入府衙，将曹彬杀死。王通本为李良一党，当即密禀李佑私通山寇，李泰纵子为非。李良奏知李艳妃，欲将李泰问斩。大臣沐杰、杨波请来定国王徐延昭上殿保奏，李艳妃因无赃证，暂将李泰发往刑部审问。胡小香与常士雄散失，入京探访，杨波邀至家中，胡小香冒名李佑，说明杀死曹彬一事。杨波知徐延昭有意招李佑为婿，乃将胡小香留于府中，欲以亲女许字。戈红霞入京，亦冒李佑名，误投李良家中。李良遣人擒之，戈红霞逾墙逃入徐延昭内宅。徐延昭误为李佑，乃以亲女徐金定许之。李良领人前来搜查无获，狼狈而去。隆庆帝朱载堉身死，遗诏命李艳妃垂帘听政。李良乘机夺取摄政大权，沐杰、花士英、汤忠不从，均被斩。徐延昭乃与杨波一同入宫奏本。李艳妃不允，徐延昭以先王御赐铜锤击李良，顿时朝堂大乱。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二十集：李瑞来藏本整理

【第一场】

(拉开幕。四龙套、二番官、琉球王同上。)

琉球王 (新水令) 国虽是化外非属邦，
仗地富将勇兵强。

(念) 独霸琉球孤为尊，邻近小邦皆称臣。各国推孤为首领，要夺大明锦乾坤。

(白) 孤琉球王萨波默，是孤占据琉球国，数十余载，偏邦小国、推孤以为首领，各国联盟，要扫灭大明。只因福州总兵戈会，自到任以来，年年奉献珠宝，岁岁孝敬金银。唯有今春，并未贡献前来，不免命人前去催讨，若是无有贡献，趁此机会，发动人马，夺取大明天下。

来，大元帅上殿。

二番官 (同白) 宣大元帅上殿。

萨波达 (内白) 来也！

(萨波达上。)

萨波达 (念) 每日操兵将，要夺锦家邦。

(白) 参见大王。
 琉球王 (白) 大元帅免礼。
 萨波达 (白) 宣臣上殿，有何差遣？
 琉球王 (白) 只因戈会，今春并未贡献金银珠宝，就命大元帅同定萨波左、萨波右，带领精兵十万，前去催讨，他若迟延，先夺他的福州，然后发兵，扫灭他邦。
 萨波达 (白) 遵命。
 呔，兵丁们！
 (拉幕。四番兵、四番将自两边分上。)
 四番兵、
 四番将 (同白) 有。
 萨波达 (白) 调齐人马，福州去者。
 (新水令) 整顿刀枪，
 带战马起兵前往。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四龙套、四文将、戈会同上。【点绛唇】。)
 戈会 (念) 执掌兵符印，号令定死生。若能官极品，方称老夫心。
 (白) 本镇戈会，大明隆庆驾前为臣，官拜福州总镇，可恨琉球国，久有窥伺中原之意，欺我兵微将寡，故而自到任以来，连年与他贡献珠宝金银，才得保守边界。这且不言，只因营中军饷，上宪三月未发，也曾命申、张二将，前去催饷，未见到来。站堂军伺候了。
 申明、
 张宣 (内同白) 马来。
 (四车夫、申明、张宣同上。)
 申明 (唱) 武将保国当尽命，
 张宣 (唱) 报答君上爵禄恩。
 申明、
 张宣 (同白) 参见元帅。
 戈会 (白) 罢了。
 申明、
 张宣 (同白) 军饷催齐，元帅查点。
 戈会 (白) 搭在后帐。
 申明、
 张宣 (同白) 搭在后帐。
 (四车夫同下。戈琦上。)
 戈琦 (念) 自幼不喜读文章，最爱弓马舞刀枪。
 (白) 参见爹爹。
 戈会 (白) 罢了，我儿进帐何事？
 戈琦 (白) 今有琉球国萨波达带兵前来，已在城外十里扎营，今在衙外，要见爹爹。
 戈会 (白) 呵。他今带兵前来，定然不怀好意，为父自有道理。吩咐转堂。
 戈琦 (白) 转堂。
 (四龙套、四文将同下。)
 戈会 (白) 我儿有请。
 戈琦 (白) 有请。
 (二番将、萨波达同上。)
 戈会 (白) 元帅请坐。大元帅到此何事？
 萨波达 (白) 奉了大王之命，前来催讨今春的贡献。
 戈会 (白) 想我营中的军饷，尚且三月未发，哪有贡献送上。
 萨波达 (白) 住了，我国大王有命，若是无有贡献，叫你三日之内，献出城池，如若不然，某家杀进城来，你命难保。

文将甲 (白) 住了,想我国乃是天朝上邦,尔等偏邦小国,反来催贡,岂不是反礼而行!

萨波达 (白) 呵,尔等不过一偏副牙,竟敢讲话,再若多言,定讨无趣。

申明 (白) 住了,谅你一化外番奴,竟敢在此耀武扬威。
张将军,你我将他拿下了。

戈会 (白) 呵,使不得。
(萨波达抓戈会,同走圆场。)

萨波达 (白) 戈会,今日有了贡献便罢,若是无有,你难逃一死。
(申明、张宣同作势。)

戈琦 (白) 二位将军,你们若是动手,我家父帅性命难保。

戈会 (白) 呵,大元帅息怒,我有贡献就是。

萨波达 (白) 有什么贡献,急速办理。

戈会 (白) 是是。
儿啊,你去将军饷拨银三万,送到大元帅营中,快去。

申明 (白) 且慢,想军饷乃是公款,怎能私自提用!

戈会 (白) 哎,什么公款私款,本帅的性命要紧。
大元帅,我已然吩咐了,放手罢。

萨波达 (白) 饶你一条老命,急速将银两送来,本帅回营等候。
二位将军,我们走哇!

(萨波达、二番将同下。)

戈会 (白) 我儿速去办来。

戈琦 (白) 遵命。
(戈琦下。)

张宣 (白) 元帅,今日将公款提用,明日怎样发饷?

戈会 (白) 明日发饷,每一两扣三钱,也就够了。

申明 (白) 若不十足发饷,恐怕众兵士不服。

戈会 (白) 呵,军令现在我手,哪个敢不服,不必多言;出帐去罢。

申明、
张宣 (同白) 嗒!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四龙套、琉球王同上。)

琉球王 (唱) 独霸为尊自逞雄,
偏邦小国皆服从。
国富兵强战将勇,
联盟兴师夺江洪。

(四番兵、四番将、萨波达同上。)

萨波达 (唱) 明朗将士虽勇猛,
主帅无能不成功。
(白) 参见大王。

琉球王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萨波达 (白) 谢坐。

琉球王 (白) 命你前去催讨贡献,怎么样了?

萨波达 (白) 那戈会拨了饷银三万,孝敬大王。

琉球王 (白) 他今有了孝敬,孤家又不能发兵了。

萨波达 (白) 这有何难。大王可晓谕同盟者,各邦发兵,攻打福州,若是戈会打了胜仗,大王从中讲和,若是戈会打了败仗,必然弃官而逃,福州岂不垂手而得。

琉球王 (白) 真乃好计。
萨波左过来。

萨波左 (白) 在。

琉球王 (白) 命你晓谕各国,攻打福州,不得违误。

萨波左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申明同上。)

申明 (白) 且住，可恨戈会，克扣军饷，提用公款，奉献外邦，分明有卖国求荣之心，我不免修书一封，禀明他的行为。
来，浓墨伺候。

(【牌子】。)

申明 (白) 旗牌进见。

(旗牌上。)

旗牌 (白) 参见申将军，有何差遣？

申明 (白) 这有书信一封，连夜下京京城兵部那里，不得有误。

旗牌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五场】

(杨波上。)

杨波 (引子) 胸藏管乐安邦志，熟读孙吴用兵机。

(念) 明室太祖创江山，两班文武皆忠贤。我主宠信椒房戚，好贼李良谋政权。

(院子暗上。)

杨波 (白) 老夫杨波，大明隆庆驾前为臣，官拜兵部侍郎之职，只因圣上体弱多病，朝政落在国母之手。李良老贼。暗有谋夺政权之心，多亏定国王徐老千岁在朝，因此李良不敢胡为。正是：

(念) 有日得展擎天手，定把奸佞一笔勾。

旗牌 (内白) 马来！

(旗牌上。)

旗牌 (念) 离了福州地，下书到此间。

(白) 里面哪位听差？

院子 (白) 何事？

旗牌 (白) 烦劳通禀，福州副将，差人求见。

院子 (白) 少站。

(白) 启禀家爷，福州副将，差人求见。

杨波 (白) 唤他进来。

院子 (白) 是，随我进来。

旗牌 (白) 是。

(白) 与大人叩头。

杨波 (白) 罢了，你奉何人所差？

旗牌 (白) 申明将军所差，有书信呈上。

杨波 (白) 下面伺候。

旗牌 (白) 是。

(旗牌下。)

杨波 (白) 家院搭坐伺候。

(西皮原板) 专呈兵部亲拆看，

麾将叩禀钧座前。

总兵戈会怀异念，

私通琉球谋中原。

兵额虚名有一半，

军饷每两扣三钱。

贡献外邦用公款，

望求大人上本参。

请派能臣速查办，

抵挡蛮夷守边关。
 奸贼大胆敢谋反，
 老夫定然奏龙颜。
 (白) 哎呀且住，想戈会兵有虚额，克扣军饷，并提用公款，贡献外邦，分明有卖国求荣之心，若非申副将告发，此贼定是国家后患，待老夫去至朝房，与六部大臣商议，启奏圣上便了。
 (西皮原板) 此贼不除是后患，
 (四龙套自两边分上。)
 杨波 (白) 顺轿。
 (西皮原板) 朝房去见六部官。
 (杨波、四龙套同下。)

【第六场】

(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同上。)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同唱) 圣驾龙体常有恙，
 数日未会临朝堂。

(四龙套、杨波同上。)

杨波 (唱) 戈会竟敢生妄想，
 私通琉球谋家邦。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同白) 杨大人。
 杨波 (白) 众位大人请坐。
 沐杰 (白) 杨大人，今日来到朝房，为何这样的早？
 杨波 (白) 今有一桩机密大事。这有书信一封，沐大人请看。
 沐杰 (白) 待我一观。

(【牌子】。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同看。)

沐杰 (白) 原来是戈会克扣军饷，私通外邦，背叛国家，就该奏明圣上，将他拿问才是。
 叶洪 (白) 我想戈总镇，为人正直，军令甚严。将士等不能自由，因此怨恨，故而诬告。也未可知。
 汤忠 (白) 哎，想那戈会，并非军伍出身，怎知军中纪律，如今克扣军饷，倘若众心不服，一旦兵变，岂不是地面上百姓受害。
 杨波 (白) 我想此事，必须奏明圣上，派人前去，一来查办戈会，二来剿灭琉球国，岂不去了内外大患。
 汤忠 (白) 少时启奏，可保哪部大臣前去？
 杨波 (白) 想此事责任重大，必须请圣上差派兵部尚书李大人前去不可。
 沐杰 (白) 着哇，李司马文武双全，定然成功。
 杨波 (白) 如此待我进宫启奏便了。
 (唱) 兵额虚名蒙君上，
 克扣军饷犯法章。
 沐杰 (唱) 此事若非申副将，
 汤忠 (唱) 定然福州民遭殃。

杨波 (唱) 出离朝房宫门往,
(杨波下。)
沐杰、
汤忠 (同唱) 但愿万岁准奏章。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四龙套、赵铮、韩平、林凯、纪环同上。)

赵铮、
韩平、
林凯、
纪环 (同白) 军士们，打道辕门。
赵铮 (白) 赵铮。
韩平 (白) 韩平。
林凯 (白) 林凯。
纪环 (白) 纪环。
赵铮 (白) 众位将军，元帅奉旨征剿琉球国，你我齐到辕门。
军士们，辕门去者。

(四龙套、赵铮、韩平、林凯、纪环同走圆场。)

赵铮 (白) 元帅未曾升帐，两厢伺候。
(【发点】。四龙套、四马夫、李泰同上。【点绛唇】。)
李泰 (念) 文韬武略惯用兵，久战疆场显奇能。熟读兵书决胜算，南征北剿立功勋。
(白) 本帅李泰，大明隆庆驾前为臣，官拜兵部尚书，可恨琉球国，常有窥探中原之心。总兵戈会，不能振作。朝中风闻，兵有虚额，克扣粮饷，故命本帅一来清查，二来征服琉球，以显天朝国威。
众将。

赵铮、
韩平、
林凯、
纪环 (同白) 啊！
李泰 (白) 人马可齐？
赵铮、
韩平、
林凯、
纪环 (同白) 俱已齐备。
李泰 (白) 兵发福州去者。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四龙套、四文将、申明、张宣、戈会同上。)

戈会 (唱) 麾下虽有千员将，
哪有个个上战场。
无非虚名诳粮饷，
臣下谁不哄君王。

(戈琦上。)

戈琦 (白) 参见爹爹，大事不好了！
戈会 (白) 何事惊慌？
戈琦 (白) 只因万岁知道爹爹兵有虚额，克扣粮饷，命李泰查办来了。
戈会 (白) 此事何必惊慌，想如今作官，哪一个不爱钱，等他到来，预备一份厚礼，运动运动他，管保就没有事了。

(报子上。)

报子 (白) 李元帅到。

戈会 (白) 有请。

(四龙套、赵铮、韩平、林凯、纪环、四马夫、李泰同上。)

李泰 (白) 戈元帅，朝中风闻元帅麾下，兵额不足，可有此事？

戈会 (白) 哪有此事。这是他们的谣言哪！

李泰 (白) 那末相烦元帅，传齐大小三军，我要查点。

戈会 (白) 钦差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休息几日，再点不迟。

李泰 (白) 我乃奉命而来，焉敢迟悞。

戈会 (白) 说什么奉命而来，钦差的一份敬意，我是早已预备下了。

李泰 (白) 住口！

(唱) 公行贿赂好大胆，
老夫岂能把赃贪。
击鼓升堂把名点，
兵丁将士听我言。
本帅奉旨来查办，
有受屈者快伸冤。

申明 (唱) 兵丁虚额有一半，

张宣 (唱) 饷银一两扣三钱。

李泰 (唱) 虚额扣饷有证见，
你枉作朝中一品官。

戈会 (白) 住了！

(唱) 你比我官职高有限，
何必如此把脸翻。

李泰 (唱) 我与你无仇也无怨，
本帅爱忠恨的是奸。
同我拜过上方剑，
本帅赏罚自有权。
克扣军饷该问斩，

(四文将同求。)

李泰 (唱) 暂免冠带候本参。

戈会 (唱) 本章一上死难免，
查抄家产要入官。
不如一死账免算，

(戈会自刎。)

申明、
张宣 (同白) 启禀钦差，戈元帅自刎一死！

李泰 (白) 啊呀！

(唱) 如此轻生甚可怜。
免死狐悲多凄惨，

(白) 戈元帅啊！

(唱) 生前不该把赃贪。

(白) 戈琦过来。你父已死，本帅在本章上面，减轻他的罪过，不抄没你的家产就是了。速速收拾尸首，回转原郡去罢。

戈琦 (白) 谢元帅大恩了。

(戈琦下。)

李泰 (白) 取过文房，待本帅修本。

(【牌子】。)

李泰 (白) 张将军过来，命你去见琉球国王，劝他早早纳还公款投降，如若执迷不悟，本帅就要与他军前相见。

张宣 (白) 得令。

(张宣下。)

李泰 (白) 掩门。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四番兵、萨波达、琉球王同上。)

琉球王 (唱) 李泰老儿领兵到，
定与我邦动枪刀。
不知人马有多少？
探听虚实再计较。

(张宣、萨波左同上。)

萨波左 (白) 候着。
启禀大王：今有李泰，带领十万大兵，已在边界扎营，如今差来一将，要见大王。

琉球王 (白) 唤他进来。

萨波左 (白) 是。

呔，大王唤你，小心了。

张宣 (白) 番王请了。

琉球王 (白) 到此何事？

张宣 (白) 我国大司马有命，叫你等纳还公款，上表投降，如若不然，定要扫灭你邦。

萨波左 (白) 住了，我国大王，若不看在戈会情面，早就夺了福州，杀奔你邦，今日李泰老儿，竟敢前来讨战，本帅定要杀他一个片甲不归。

张宣 (白) 住了，想你琉球国，不过弹丸之地，乌合之众，何足一战，若是执迷不悟，杀到你邦，悔之晚矣！

萨波左 (白) 住口，那日本帅，去到戈会营中，尔等耀武扬威，今日来到我营，还敢口出狂言，哪里容得。

来，推出斩了！

琉球王 (白) 且慢，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且回去，晓谕李泰，明日疆场较量。

萨波左 (白) 赶了出去。

张宣 (白) 哼！

(念) 既然探虎穴，岂是胆小人。

(张宣下。)

琉球王 (白) 大元帅，想李泰虽然年迈，武艺精通，明日交战，须要提防一二。

萨波左 (白) 大王！

(唱) 休道老儿武艺好，

明日阵前见低高。

琉球王 (唱) 元帅骁勇弧知晓，

定然一战灭他朝。

(众人同下。)

【第十场】

(四龙套、四马夫、赵铮、韩平、林凯、纪环、李泰同上。)

李泰 (唱) 戈会贪赃动公款，
不称带兵守篱藩。
贪赃误国罪非浅，
本帅革面靖边关。

(张宣报上。)

张宣 (白) 番将不服，约定今日交战。

李泰 (白) 本帅正要叫他晓得利害。

众将官，今日出战，须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杀他个片甲不归，方显天朝的威武，迎敌去者。

(四番兵、萨波左同上，会阵，同起打，四番兵同败下，萨波左被擒。)

萨波左 (白) 天国元帅息怒，奏知我主，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李泰 (白) 哼，本帅饶你性命同去。叫你国王，须要永远称臣，不可反悔，今派一将官，随本帅同朝复命，不可违悞。

(萨波达下。)
李泰 (白) 众将官，等候番将到来，准备班师回朝。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常士雄上。)
常士雄 (唱) 俺平生性正直并非痴呆，
习武艺不贪色不爱钱财。
(念) 祖父为大将，后辈受凄凉。穷通无根本，男儿当自强。
(白) 俺常士雄，乃安徽凤阳府濠梁县六家庄人氏，我父移居洛阳。自幼爱习拳棒，专管不平之事。我父去世，一贫如洗。我意欲去往山西，投奔姨丈。天哪天哪，想我祖开平王常遇春，保洪武创天下，何等威风，后辈只落得孤身为氓，真困煞英雄也。
(唱) 怨天公施造化命宫也坏，
俺心中恨只恨时运不来。
(常士雄下。)

【第十二场】

(【牌子】。四龙套、沐杰、周炳、魏贤、陈琦、花士英、汤忠、叶洪、杨波、李良同上。)
李良 (念) 捷报到京地，
杨波 (念) 司马奏凯回。
沐杰 (白) 沐杰。
周炳 (白) 周炳。
魏贤 (白) 魏贤。
陈琦 (白) 陈琦。
花士英 (白) 花士英。
汤忠 (白) 汤忠。
叶洪 (白) 叶洪。
杨波 (白) 杨波。
李良 (白) 李良。
众位大人。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琦、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杨波 (同白) 太师。
李良 (白) 今有李司马，征服琉球国，有捷报来京，国母有旨，命各部大臣，迎接皇城以外，此乃敬爱功臣之意。
杨波 (白) 正宫国母，这样敬爱功臣，我们理当为国效命，才是不负圣恩。
李良 (白) 大人言得极是，时刻不早，你我迎接去者。
(【牌子】。众人同出城。【吹打】。四龙套、四马夫、赵铮、韩平、林凯、纪环、四官将、李泰同上，四龙套、四马夫、赵铮、韩平、林凯、纪环、四官将同下。)
李良 (白) 司马不必下马，我等敬酒三杯。
李泰 (白) 这就不敢了。
(【节节高】。杨波进酒。)
李泰 (唱) 用手接过酒一盞，
借花献佛谢苍天。
仗主洪福得胜转，

杨波 (唱) 列公何须礼太谦。
司马为国去征战，
愧杀我等无用的官。

李良 (唱) 一同入朝候召见，
李泰 (唱) 劳烦转奏圣驾前。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拉开幕。四太监、大太监、隆庆帝同上。)

隆庆帝 (唱) 万乘之尊身得病，
谁能起死与回生。

(四宫女、李艳妃同上。)

李艳妃 (唱) 天上有风云变人有疾病，
在先天已注下八字生成。
任富贵到极顶难以买命，
怕万岁撒手去母子零仃。

(白) 陛下今日可轻些么？

隆庆帝 (白) 药石不灵，如投大海，只怕性命就在早晚了。

李艳妃 (白) 倘若万岁百年之后，太子尚在襁褓之中，何人执掌江山社稷啊！

隆庆帝 (白) 倘若孤王下世，梓童垂帘摄政，谅无妨碍。

李艳妃 (白) 嗟苦啊！
(唱) 怕的是才智短难掌国政，
与文武作傀儡仰仗他人。

(沐杰、周炳、魏贤、陈琦、花士英、汤忠、叶洪、李良、杨波同上。)

杨波 (唱) 且喜得李兵部旗开得胜，
李良 (唱) 平复了琉球国马到功成。
(白) 启奏陛下，李泰得胜回朝。

隆庆帝 (白) 孤王病体沉重，有什么朝纲大事，问国母便了。

李艳妃 (白) 宣李泰进宫。

杨波 (白) 娘娘有旨，李泰进宫。

李泰 (内白) 领旨。
(李泰上。)

李泰 (念) 贪官已查办，偏邦息狼烟。
(白) 参见娘娘千岁。

李艳妃 (白) 卿家平身，征剿琉球之事，一一奏来。

李泰 (白) 容奏！
(唱) 戈会贪赃兵虚名，
琉球藐视起反心。
为臣参奏上过本，
外邦归顺转回京。

李艳妃 (唱) 卿家为国把忠尽，
恩威并济果然能。
(白) 卿家征服琉球，其功非小，命光禄寺摆宴，李太师、徐千岁二臣把盏。

杨波 (白) 启奏国母，徐千岁年迈多疾，时发时愈，今日请假，未曾上朝。

李艳妃 (白) 就命卿家代替，万岁病重，望众卿齐心努力，为国分忧，乃国家之幸也。
(唱) 太子年幼陛下病，
国家大事赖众卿。

李泰 (唱) 臣等为国当尽命，
和衷共济保大明。

杨波 (唱) 别驾出宫再议论，
(拉拢。李艳妃下。)

李良 (唱) 庆功宴上细谈心。

- (【三锤】，【吹打】。)
- 李良 (白) 老大人请上坐，我等把盏。
- 李泰 (白) 且慢，现有老皇亲与众位大人，下官焉敢上坐。
- 杨波 (白) 此番庆功，应当大人上坐。现且又有圣旨，大人就不要推辞了。
- 李泰 (白) 恭敬不如从命，下官失礼了。
- (唱) 众位大人太恭敬、
再谢国丈老皇亲。
未将微功何足论，
皇恩浩荡愧在心。
- (【牌子】。众人同斟酒。)
- 李良 (白) 杨大人，满朝文武之中，那李泰性情古怪，就是与杨大人、徐干岁情意相投。老夫有一桩事情，非求杨大人不可。
- 杨波 (白) 岂敢，太师有什么分派，只管明言，何必过谦。
- 李良 (白) 老夫三小妾，所生一女，年方及笄，尚未婚配，闻得李泰之子李佑，乃当世奇才，望大人玉成这一段姻缘。
- 杨波 (白) 哦，老太师原来有位千金，派小官作媒，太师爷想得极好，李泰之子李佑，果然是后起之秀，太师爷的见识，果然高明。
- 李良 (白) 李佑才学好还是小事，李泰平服琉球，声势浩大，若能与老夫联姻，彼此都有借重。
- 杨波 (白) 李太师想的倒也周到，下官就去提亲，允不允莫要见怪。
- 李良 (白) 说好着一点，事成之后。重礼相谢。
- 杨波 (白) 李大人请下位来，下官有话讲。
- 李泰 (白) 何事？
- 杨波 (白) 李良晓得你有个好儿子，要把他三妾所生之女，许配令郎瑶生。李良是奸臣，况且又是三妾所生之女，一定不好。允与不允，但凭于你。
- 李泰 (白) 奇怪啊，作媒人的，要两面瞒哄，说得天花乱坠，先说那李良奸臣，又说他女儿不好，哪里是提亲，分明是叫我不允亲啊！
- 杨波 (白) 我们是好朋友，要提醒一句，亲事允与不允，但凭于你。
- 李泰 (白) 大人休要以言语激我，我岂肯与奸党联姻，与我用善言回复了罢。
- 杨波 (白) 晓得晓得。我哪里会认真替他提亲呵。老夫有一女，尚未婚配，我也想李佑作我的女婿呢！
- 老太师，下官过去三言两语……
- 李良 (白) 一定成功。
- 杨波 (白) 碰了个钉子。
- 李良 (白) 啊，老夫的女儿他敢不要么？
- 杨波 (白) 不然，他道门第卑微，不敢高攀皇亲。
- 李良 (白) 什么不敢高攀，分明看老夫不起。
- 杨波 (白) 嘻，我们吃酒哦！
- (唱) 得胜庆功当畅饮，
太师也要敬一巡。
- 李良 (唱) 叫他们自斟自己饮，
皇亲岂是斟酒人。
- 李泰 (白) 啊！
- (唱) 此番庆功奉圣命，
何必卖弄爵位尊。
- (白) 列位大人，想我李泰，平服琉球，虽不为功，也是与国家分忧，圣上与国母优待功臣，才赐这庆功酒宴，派亲贵执壶把盏，怎么擅敢自尊自大，轻视李泰是小，分明有意违抗圣旨，似这样目无君上，轻已轻人之辈，难登大雅之堂，我等何须与他较量，待下官恭敬众位大人一盞。
- (唱) 为人但愿顾身份，
不该自大轻视人。
恕我李泰不恭敬，
- 李良 (白) 不敢，不敢，有劳了。

李泰 (唱) 李泰也不是斟酒的人。
 杨波 (白) 干。
 李良 (唱) 李泰戏耍本可恨，
 你不该一旁接笑声。
 杨波 (唱) 酒到杯干当欢庆，
 你不该武将来欺文臣。
 李良 (唱) 任他凶来任他狠，
 也不让筵前戏皇亲。
 李泰 (唱) 他既不把本帅敬，
 我也应当把你轻。
 李良 (唱) 当朝国丈威权盛，
 皇亲何必把你尊。
 李泰 (唱) 庆功宴上官不论，
 奉旨钦派你敬功臣。
 李良 (唱) 此番同朝当处分，
 你不灭琉球国贪了金银。
 李泰 (白) 气煞我也。
 (唱) 我与你手挽手进宫理论，
 杨波 (白) 这又何必！
 (唱) 太师爷说此话出于无心。
 各回府去休息闲话莫论，
 李泰 (白) 便宜了你！
 (唱) 今一天饶过你日后留神。
 我李泰守忠正不怕奸佞，
 你再敢冲撞我必送残生。

(李泰下。)

杨波 (唱) 太师莫怪休记恨，
 恕他武将是粗鲁人。

(杨波下。)

李良 (唱) 被他破口骂一顿，
 当着文武难为情。
 有心争论解我恨，
 (白) 有了！
 (唱) 我有妙计能害人。

(李良下。)

【第十四场】

(二丫鬟、乳娘、戈红霞同上。)

戈红霞 (唱) 《列女传》、《女儿经》无心观赏，
 一心仿红线女、聂氏隐娘。
 练就了惊人艺万夫难挡，
 决不愿作雌伏久困闺房。

(白) 奴戈红霞，爹爹戈会，现为福州总镇，兄长戈琦，随在任所。想奴自幼得异人传授，学就长枪短打，兵法武艺，总想与国家出力，因爹爹性情不好，贪而无厌，屡次相劝，执意不听，若不急流勇退，恐无善果也。

(唱) 贪名利迷本性多生妄想，
 无仁政重钱财必惹祸殃。

(戈琦上。)

戈琦 (唱) 搬灵柩哭啼啼一路之上，
 身犹如丧家犬好不凄凉。
 无奈何把尸骨中途埋葬，

(戈琦哭。)

戈琦 (白) 贤妹啊!

乳娘 (白) 公子回来了。

戈红霞 (唱) 问兄长因何故如此悲伤?

乳娘 (白) 是吓, 公子为了何事, 如此悲伤?

戈琦 (唱) 只为着老爹爹克扣粮饷,
可怜他自刎死仰面还乡。

戈红霞 (白) 啊呀!

(西皮导板) 江心中失了舵又遇风浪,
(叫头) 爹爹, 我难见的爹爹呀!
(唱) 早知道不应该误国贪赃。
人已去把骂名留于世上,
(哭头) 呵呀老爹爹呀!
(唱) 是何人害得他一命身亡?
(白) 爹爹到底因何身死, 尸骨现在何处?

戈琦 (白) 贤妹啊, 想这兵有虚额, 克扣粮饷, 乃官场常有的事情, 哪晓得李泰, 认真查办。爹爹羞恼成怒, 自刎而死, 棺柩现在会馆之中, 急回家来, 与贤妹商议, 你我还要躲避呵!

戈红霞 (白) 兄长啊, 想爹爹之死, 乃自取其罪, 与他人无干, 况且李泰, 乃我大明忠臣, 自然为国除奸, 兄长不能谏父为善, 也有过处。

戈琦 (白) 嗐, 你不想与爹爹报仇, 反来埋怨于我。

乳娘 (白) 小姐说的是正理, 何曾埋怨公子。

戈红霞 (白) 事已过去, 埋怨他老人家也是枉然。为今之计, 在此居住, 必为旁人笑骂, 隐避他乡, 方是良法。

戈琦 (白) 兄有意去到太行山, 投奔我那盟弟康宁去罢。

戈红霞 (白) 太行山倒是英雄隐避之所, 那康宁若能打富济贫, 小妹情愿帮助于他。今晚收拾应用之物, 也不令亲朋知晓, 明早与乳娘动身便了。

戈琦 (唱) 太行山却比我家乡一样,
戈红霞 (唱) 千金女只落得投奔山岗。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水底鱼】。王义上。)

王义 (白) 家里为何如此清净?

(王忠上。)

王忠 (白) 什么人?

王义 (白) 哥哥, 老爷征琉球国得胜回朝, 命我送平安家信来了。

王忠 (白) 我带你去见夫人。
有请夫人、公子。

(二丫鬟、田夫人同上。)

田夫人 (唱) 我一家可算得父贤子孝,
(李佑上。)

李佑 (唱) 用苦功继父志为保皇朝。

王义 (白) 王义与夫人公子叩头。

田夫人 (白) 罢了, 起来。

李佑 (白) 我父征剿琉球国, 胜负如何?

王义 (白) 得胜回朝, 有平安家信, 夫人、公子请看。

田夫人 (白) 呈上来。

(唱) 一战成功边庭扫,
儿郎俱把画鼓敲。
李良提亲生烦恼,
我儿立志莫辞劳。
(白) 不可在家乡与我儿攀亲, 见信到京, 必有良缘。有一个李良奸臣, 要与我家联

李佑 (白) 姻，忠奸两途，此亲焉能应允。
 既是爹爹命儿进京，孩儿即刻就要动身。
 田夫人 (白) 何人伴儿前往？
 李佑 (白) 王义路途熟悉，留下王忠，也可料理家务。
 田夫人 (白) 丫鬟，取纹银五百两，以为路费。
 王义，快去带马。
 (唱) 动身宜晚宿宜早，
 无益之友莫乱交。
 李佑 (唱) 孩儿虽然年幼小。
 母亲不必把心操。
 离别母亲少尽孝，
 孩儿到京就把信捎。
 田夫人 (唱) 母子今日分别了，
 求天保佑我儿曹。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乳娘、戈琦、戈红霞同趟马上。)

戈琦 (唱) 兄妹们闯江湖何等踊跃，
 戈红霞 (唱) 凭武艺访尽了天下英豪。
 戈琦 (白) 一路行来，倒也有兴，只是乳娘不惯骑马，太也劳动了。
 乳娘 (白) 要慢慢地走，我还不怕，只是你们兄妹高兴起来，放辔加鞭，我追也追不上，
 赶也赶不上，可把我颠的够受的了。
 戈红霞 (白) 可恨我国妇女，总不爱习学弓马，到了要用的时候，想学就来不及啦。看乳娘
 骑在马上样儿，弯着腰，两眼似斗鸡，马跑起来，也是咕咕颠儿咕咕颠儿的，
 这副尊容，真把人的肚子都笑痛咧！
 乳娘 (白) 你不要笑，真难为我咧。
 戈琦 (白) 此地离太行山不远，少时就好休息，再加一鞭，顷刻就到了。
 戈红霞 (白) 言之有理。
 (唱) 世间人须历练劳苦烦恼，
 戈琦 (唱) 金刚体不坏身任怨任劳。
 戈红霞 (唱) 运败时莫忧愁富贵莫笑，
 (【内鼓响】。)
 戈琦 (唱) 听声音必定是猛虎离巢。
 戈红霞 (唱) 待小妹会会他何等强暴，
 (四喽兵、康宁同上。)
 康宁 (唱) 留下了买路钱好把命逃。
 戈红霞 (唱) 有银钱也不买阳关大道，
 我与你比一比武艺低高。
 戈琦 (白) 不可！
 (唱) 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今相会莫动枪刀。
 康宁 (白) 大哥到了，请上山寨，此位何人？
 戈琦 (白) 她便是小妹红霞。
 康宁 (白) 适才山下得罪。贤妹莫怪。
 戈红霞 (白) 小妹言语莽撞，兄长也要恕罪。
 康宁 (白) 兄长、贤妹请坐。
 戈红霞 (白) 乳娘下面歇息去罢。
 (乳娘下。)
 康宁 (白) 你兄妹如此打扮而来，必有原故？
 戈红霞 (白) 若不遇奇祸，焉能如此。
 (唱) 天伦作事原不好，

克扣军饷祸自招。
不忠之臣谁敢保，
只落得自刎赴阴曹。
兄妹二人无依靠，
闻得兄长是英豪。
正所谓急来抱佛脚，
埋名隐姓要住山巢。
康宁 (唱) 事已遂心哈哈笑，
太行山上铁桶牢。
(白) 从此大哥为大寨主，贤妹二寨主，我康宁作个头目，山寨必要兴旺了。
戈琦 (白) 贤弟何必这样客气，大寨主应当是你。
康宁 (白) 当让大哥、贤妹。
众喽兵，杀牛宰羊，大摆酒宴，庆贺两位新寨主。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常士雄上。)

常士雄 (唱) 饥肠碌碌身发躁，
烈日当空汗滔滔。
热气单把行人照，
(白) 妙啊！
(唱) 酒旗高挑乱摆摇。
(白) 常言道僻巷出好酒，待我沽饮几杯，酒足饭饱我再赶路。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念) 学士高卧长安市，牧童遥指杏花村。
(白) 客官可是要打尖用饭？
常士雄 (白) 吃饭事小，我要痛饮一番。
酒保 (白) 我们这里酒菜俱好，请进来罢。
常士雄 (白) 快取酒来。
酒保 (白) 酒到，客官要什么菜？
常士雄 (白) 这酒壶太小。
酒保 (白) 还有顶大的是一斤一壶。
常士雄 (白) 一斤酒焉能畅饮，还要大家伙。
酒保 (白) 要不然把坛子给你搬过来，怎么样？
常士雄 (白) 甚好。
酒保 (白) 啊哟，他倒生受咧，没有大杯。
常士雄 (白) 拿一只碗来。
酒保 (白) 碗也来了，要什么菜？
常士雄 (白) 有什么现成的？
酒保 (白) 豆腐干、盐浸豆、黄连头。
常士雄 (白) 好了好了，看你样儿，就是苦头苦脑，你喜欢黄连头，我不要它，要好菜。
酒保 (白) 好的，还有拌豆腐、炒豆腐，还有白水煮豆腐。
常士雄 (白) 这些豆腐，把我腿要吃软了，我要荤菜。
酒保 (白) 干切牛肉，牛肉包子。
常士雄 (白) 这两样好，还要当口的，大鱼大肉。
酒保 (白) 还有扒猪头，恐怕你吃不了。
常士雄 (白) 你是个卖饭的，还怕俺肚子大不成，快些做来。
(唱) 安排着吃一个酒足饭饱，
酒保 (白) 干切牛肉来了。
常士雄 (唱) 快去催扒猪头快做肉包。

(王义、李佑同上。)

李佑 (唱) 看天色交正午饭时已到，
 王义 (白) 我们吃点东西，再走罢。
 李佑 (唱) 主仆们同用饭将马拴牢。
 王义 (白) 酒保。
 酒保 (白) 来了。二位客官请坐，前几天你老人家打此经过，在此吃过饭，对不对？
 王义 (白) 你招待得好，因此我们又来了。
 酒保 (白) 客官用什么？
 李佑 (白) 一壶酒，两样菜，饭与馍馍一齐拿来。
 酒保 (白) 酒是没有咧。
 李佑 (白) 你是酒店，怎么说酒无有了。
 酒保 (白) 今天才搬来一坛老白干，都让这位客官包咧。
 李佑 (白) 无有酒，就取菜饭来。
 酒保 (白) 饭现焖只怕太慢，到不如炒一盘虎皮豆腐，炒盘肉丝，吃几个馒头包子，再作两碗汤，二位客官也就够了。
 李佑 (白) 好，就此办来。
 酒保 (白) 晓得。
 伙计们，快些炒菜，快些捡包子。
 常士雄 (白) 酒保，我要的东西怎么还不来！
 酒保 (白) 就来了。
 常士雄 (白) 拿来把我。
 酒保 (白) 这边要的，你不要抢。
 常士雄 (白) 我先来的，我应当先吃。
 王义 (白) 快拿来把我，我们还要赶路。
 酒保 (白) 少时就好，包子又来了，炒肉丝、豆腐也来了。
 常士雄 (白) 这两样菜好，让我来吃。
 酒保 (白) 这两样是别人的，你的扒猪头还没有好。
 常士雄 (白) 为什么他们后来的倒有，我先来的倒没有。
 酒保 (白) 炒肉丝跟这豆腐是摆在锅里就好的，你的扒猪头，还要慢慢的焖呢！
 常士雄 (白) 不管，我要先吃。
 王义 (白) 我们要的炒肉丝跟虎皮豆腐，为什么被人抢去。
 酒保 (白) 他是饿坏了，再去炒就来。
 王义 (白) 那不成！
 李佑 (白) 就让他罢！
 (唱) 看此人生成的英雄相貌，
 酒量大能狂饮好似老饕。
 紧记着行路难何用计较，
 二位客官有等，扒猪头、馒头、包子全来了，不怕胀死，你就吃罢。
 酒保 (白) 哈哈！
 常士雄 (唱) 扒猪头香喷喷喜上眉梢。
 如暴雨打残花顷刻皆落，
 酒也足饭也饱肚腹不凋。
 (白) 好酒啊好菜，吃得痛快。
 酒保 (白) 吃喝痛快，多给点儿酒钱就得咧。
 常士雄 (白) 捡去算账。
 酒保 (白) 老早就算好咧。一共是一两八钱银子。
 常士雄 (白) 倒也不多。把你二两银子，余者赏你。
 (常士雄摸袋，愣。)
 常士雄 (白) 呵哎！
 (唱) 银子因何不见了，
 何人剪破行李包。
 站起身来四下找，
 酒保 (白) 吃饱咧、喝足咧，要讹人咧。
 常士雄 (白) 呵呀！

(唱) 市井小人真放刁。
怒气不息将他拷，
酒保 (白) 吃酒不给钱，还要讲打么？
常士雄 (唱) 猛虎有时怕狸猫。
(白) 嘿！
李佑 (白) 尊兄因何在此为难？
常士雄 (白) 不知何人，将我的行李剪破，失却路费，故而为难。
王义 (白) 公子，如今念秧者多，不要信他的话。
李佑 (白) 不要多口。
酒保，把那位客官的酒饭钱，归我一齐结算。
常士雄 (白) 与尊公素不相识，怎好叨扰。
李佑 (白) 不必客气。不知尊兄贵姓大名，今欲何往？
常士雄 (白) 小可常士雄，乃开平王之后，今往山西投亲。
李佑 (白) 小弟意欲与兄结拜，不知意下如何？
常士雄 (白)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李佑 (白) 小弟李佑字瑶生。
常士雄 (白) 莫非是兵部尚书的公子么？
李佑 (白) 正是。
常士雄 (白) 弟穷困至此，焉能高攀。
李佑 (白) 我兄弟后来，还要患难相助，何必推辞。小弟虚度十九岁。
常士雄 (白) 如此你是哥哥。啊，我也十九岁，祭灶王的那天是我的生日。
李佑 (白) 愚兄长弟十月，共同一拜。
(唱) 弟兄同盟把天地告，
要作生死患难交。
常士雄 (唱) 孙膑、庞涓人耻笑，
要学羊角哀与左伯桃。
李佑 (白) 贤弟，何不同愚兄进京，拜见家父，谋个出身地位。
常士雄 (白) 此去山西，若不得地，必去寻兄。
李佑 (白) 王义，取银子过来，纹银二百两，暂作路费，弟兄后会有期。
常士雄 (白) 小弟告辞了。
(唱) 相逢只恨分别早，
咫尺天涯路非遥。
(常士雄下。)

李佑 (唱) 英雄慷慨难寻找，
无意之中遇英豪。
算清账目赶路道，
王义 (白) 钱给过咧。
李佑 (白) 带马。
(唱) 弟兄分手各扬镳。
(李佑、王义同下。)

【第十八场】

(四青袍、四头目、四女兵、胡小香同上。【发点】。【点绛唇】。)

胡小香 (念) 牛塘峪内逞威风，洪福齐天鲁国公。金陵救驾黄幡帅。昏王无道忘赤忠。
(白) 奴胡小香，父名胡德，乃大明福将胡大海之后，昏王无道，妄杀功臣，是我保定老母，杀出重围，暂居中条山上，劫取不义之财，也好屯兵养马。自从我母去世，撇下我一人，好不凄惨。
众喽兵，伺候了。
(大头目上。)

大头目 (白) 启禀小姐，有一黑汉，由山前经过。
胡小香 (白) 带马下山！
(唱) 单身焉能过此寨，

分明自己送死来。
女兵与我把马带，
等他到来再安排。

(常士雄上。)

常士雄 (唱)

心急只想赶路快，
偏偏迷路到此来。
刀枪剑戟把阵摆，
内中还有女裙钗。
你等在此作什么怪？

胡小香 (唱)

你快快留下买路财。

常士雄 (唱)

我看你的模样生得帅，
拿刀动杖真不该。

胡小香 (唱)

不如随我天地拜，
死在眼前还把心开。
大头目且去分胜败，

(常士雄、大头目同开打。)

常士雄 (唱)

胜我除非再投胎。

胡小香 (唱)

教你试试迷魂带，

(常士雄被擒。)

胡小香 (唱)

这样的武艺敢卖乖。
喽兵带路回山寨，
还不屈膝跪尘埃。

(白)

那一汉子，既已被擒，还不屈膝求生。

常士雄 (白)

住了，与你下跪啊，我又不怕老婆，为什么跪你。

胡小香 (白)

住了，还敢无礼，与我打。

常士雄 (白)

丫头，俺常士雄乃堂堂奇男子，大丈夫，要杀便杀，何必凌辱于我。

胡小香 (白)

你叫什么，张志洪啊？

常士雄 (白)

呸！常士雄。

胡小香 (白)

你姓常，这个姓到奇怪啊，我们大明朝，姓常的很少，就是我们祖籍凤阳府，方有常姓一大户，你可不要冒充求活啊！

常士雄 (白)

丫头，老爷祖居原是凤阳府，何必冒充。

胡小香 (白)

你的上辈是什么人？

常士雄 (白)

我乃开平王之后，何必对你言讲。

胡小香 (白)

哎哟，原来是自家人到了，待我给你松绑。

常士雄 (白)

这是怎么股子劲啊？我对你讲，你要灌迷汤迷惑他人，我常士雄可不上你的当。

胡小香 (白)

不要胡说，你祖是常遇春，我祖胡大海，彼此俱是忠良之后，我能杀你吗？

常士雄 (白)

没有想到我在此地认着了一个小妹子。贤妹，你怎么落草？

胡小香 (白)

兄长啊！

(西皮二六板)

只因为奸党把忠良害，
李良误国又贪财。
明主无道多腐败，
听信那谗言起祸灾。
父死母亡实无奈，
将身隐遁到此来。
招军聚将把时候待，
拿住李良才称心怀。
我看兄长——

(【过门】。)

胡小香 (西皮二六板)

多直率，

常士雄 (白)

闹得我胡里糊涂一点也不懂。

胡小香 (白)

兄长啊！

(西皮流水板)

我看你忠诚是英才。
言谈话语多爽快，

久后必然时运来。
彼此连合无妨碍，
患难扶持也应该。
我的武艺你可爱？

常士雄 (白) 瞎！
(唱) 闹得我头晕眼也呆。

胡小香 (白) 说了半日，我就知道你父被李良所害，别的话我一概不懂。

胡小香 (白) 哎哟，想不到这个时候，还有不懂情爱的青年呢！
我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常士雄 (白) 多得很。祖宗、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全都有，他们都搬到坟里去住，活着的，就是我孤身一人了。

胡小香 (白) 着啊，你剩咧一个人，我也是一孤苦伶仃。

常士雄 (白) 怎么，你孤苦伶仃，与我什么相干？

胡小香 (白) 呵哟，我的天啊！

常士雄 (白) 哎。

胡小香 (白) 占便宜，你倒聪敏。我告诉你，我们彼此俱是忠良之后，要连合一处，待时而动，实对你说，我啊，还没有婆家呢！

(常士雄笑。)

常士雄 (白) 说了半日，我才明白，原来你还未配亲。

胡小香 (白) 对对对。

常士雄 (白) 不要紧，等我下得山去，与你作媒。

胡小香 (白) 好糊涂，我要……

常士雄 (白) 要什么，我什么也没有。

胡小香 (白) 我要嫁你。

常士雄 (白) 常士雄喜爱刀枪拳棒，饮酒食肉，我就不会这一套哦。

胡小香 (白) 你若应允亲事，我让你作寨主，刀枪是不离手，好酒好菜，任你吃喝。

常士雄 (白) 有这样的好事，我晓得有酒喝，早就答应了，想不到我常士雄，还会走桃花运。

胡小香 (白) 大头目过来，传齐全山家将喽啰，庆贺大寨主。

常士雄 (白) 慢来慢来。常士雄不是时髦人，不能这样胡里糊涂作亲。
大头目，选一良辰，传齐鼓乐，我要先作新郎，后作大寨主。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水底鱼】。四喽兵、康宁同上。)

康宁 (白) 俺康宁。下山巡哨。
众喽兵，埋伏了。

(王义、李佑同上。)

李佑 (唱) 催马加鞭为赶路，
只想早早到京都。
未知何处去投宿，
哪里走！

康宁 (白) 哎呀！

李佑 (白) 哎呀！
(唱) 光天化日断路途。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四青袍、戈琦同上。)

戈琦 (唱) 统领山寨多威武，
许多喽啰俱臣伏。
下山掳抢如猛虎，
粮草堆积果充足。

(四喽兵、康宁同上。)

康宁 (白) 小弟在山下擒来主仆二人，身带二百余两纹银，带到厅下候命。

戈琦 (白) 押上来。

(王义、李佑同上。)

李佑 (唱) 喽兵好似鹰抓兔，
个个相貌俱狠毒。
遇此凶险谁保护，
(白) 大王饶命啊！

戈琦 (唱) 大喊一声叫囚徒。
(白) 哇！你主仆身上，可有什么宝贝值钱的物件，快快献上。

李佑 (白) 大王，我李佑虽是官门公子，此番进京，只带路费。我父为官清正，哪有宝贝，望大王饶命！

戈琦 (白) 你叫李佑，你父何人？

李佑 (白) 我父单名一个泰字，现为兵部尚书之职。

戈琦 (白) 你是李泰之子么？来，将他吊起来。这才是皇天有眼，将你送到此处。我父被李泰老儿逼死，将你杀了，与我父报仇雪恨。

(报子上。)

报子 (白) 有大批的辘车在山下经过。

戈琦 (白) 康贤弟，李佑如同笼中之鸟，我们先去截辘，回来将他剜心祭灵。
众喽兵，一齐下山。

(戈琦、康宁、报子、四喽兵、四青袍同下。)

王义 (白) 公子，你可曾听见，要把我们破腹剜心，心被他们借去。吃什么也不香咧，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李佑 (白) 不过是有死而已。

王义 (白) 好主意。

李佑 (唱) 未知结仇是何故，
大料性命顷刻无。
肝肠寸断哭父母，
(哭头) 老天爷啊！
(唱) 生死骨肉分两途。

戈红霞 (内白) 乳娘带路啊！

(戈红霞、乳娘同上。)

戈红霞 (唱) 我正在后寨把书读，
眼花心乱难分节目。
耳内只听有人哭，
声音凄惨只把父母呼。
亲去观看乳娘引路，

李佑 (哭头) 老爹爹，儿的娘，爹娘啊！

戈红霞 (白) 呀！
(唱) 猛抬头看见主与仆。
二人绑在将军柱，
腮边不住滚泪珠。
天庭满地廊方秀气在双目，
面如傅粉唇似丹朱。
天生一副嫩皮肤，
虽受风霜也不觉粗。
紧锁双眉心中苦，
此人得地日后必不俗。
怜他遇险身被获，

乳娘 (白) 小姐你夸了他半天，到底是什么个主意呢？

戈红霞 (唱) 可怜他美书生受此荼毒。

乳娘 (白) 小姐既可怜他是个文弱书生，何不问问他，为什么得罪了寨主呢？

戈红霞 (白) 这位被难公子，你必是在山前经过，被他们掳来，我们时常的规矩，只要银钱

到手，并不伤人，为什么把我家哥哥惹恼咧？

李佑 (白) 他说与我家有仇。

戈红霞 (白) 有什么仇？

李佑 (白) 我也不晓得。

乳娘 (白) 你不晓得，他不明白，我也是胡里糊涂。

戈红霞 (白) 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是何人之子？

乳娘 (白) 你姓甚名谁，是哪个的儿子？

李佑 (白) 小姐啊！

(唱) 兵部尚书是我父，

戈红霞 (白) 哦，你是李泰之子啊，怪不得我哥哥动气呢！

王义 (白) 为什么与我家大人有仇，我们还是不知道啊。

戈红霞 (白) 嘻，我父就是总镇戈会，被你父查出克扣粮饷，他羞愧难当，自刎而死，我哥哥恨父及子，为此才要杀你啊！

王义 (白) 我们哪里晓得，这里头有这许多绕门径呢！

李佑 (白) 小姐啊！

(唱) 我的父尽责任并非狠毒。
望小姐施恻隐慈航引渡，
救一命必胜过七级浮屠。

戈红霞 (唱) 他若在山寨死无原无故，
我岂肯师兄长作事糊涂。
乳娘去快松绑放他赶路，

乳娘 (白) 是。

(乳娘与李佑、王义松绑。)

王义 (白) 小白脸儿沾光咧，快走罢！

李佑 (白) 不然。

(唱) 问明白图后报方是丈夫。

戈红霞 (白) 你怎么还不走？

李佑 (白) 我要问明了小姐芳名闺字，日后倘得寸进，也好图报。

戈红霞 (白) 怎么，你还有图报之心么？

(戈红霞哭。)

乳娘 (白) 这一句话，勾起我们小姐身世的思想来啦！我说小姐，我想你父母双亡，无依无靠，随兄长落草为寇，还有什么好结果，你倒不如与他……

王义 (白) 一个才止了眼泪，他一个倒又哭起来咧！

李佑 (白) 小姐违背兄长，放了小生，如此大恩，岂能忘怀于心。

戈红霞 (白) 你既有报德之心，我总算没有白救你，你们快走罢。

乳娘 (白) 倘若大寨主知道是小姐放的，岂肯罢休，总要安排一个主意啊。

戈红霞 (白) 我有决心，既然活着没有意味，只多一死而已。

(二黄原板)

李佑 (二黄原板) 劝小姐你自己须留余步，

戈红霞 (二黄原板) 我已然错路途，失身落草无颜见人早寻归路，作鬼魂后风清夜静，无非是自叹孤独。

乳娘 (二黄原板) 怕的是大王回把他们挡住，

戈红霞 (二黄原板) 劝公子快逃命休问小奴。

李佑 (二黄散板) 问小姐后山上可有道路，

(白) 倘遇见大大王性命呜呼。

(白) 小姐啊，纵然我肯逃走，若被大大王碰见，还是一死，小姐也不能脱身，不如我在此等死，免害小姐。

王义 (白) 别看一会儿工夫，他们两个人恩爱倒不小。

戈红霞 (白) 可是啊，我哥哥上哪儿去啦？

李佑 (白) 喽啰报道，有镋车山下经过，令兄去劫夺镋车，如不然，小生早死多时了。

戈红霞 (白) 前山走怕碰见他们，后山有条暗道，旁人不晓得，除非我去送你，男女同行，实在不便，真把我急死了啊！

乳娘 (白) 我倒有个主意，小姐你也没有攀亲。

王义 (白) 我们公子也没有定婚。

乳娘 (白) 好哇，何不两家合成一家，他也有了人保护，小姐你也好离开山寨，同奔京都，岂不是好！

戈红霞 (白) 怎么着，他还没有讨老婆咧么？

王义 (白) 那么个桩事体到巧噻！

戈红霞 (白) 噻，论起来这门亲事，我很情愿，只怕人家不肯要我。

王义 (白) 哎，这是要紧的关子，应该你说话啦！

李佑 (白) 呵哎，小姐呀，若能保小生进京见父，婚姻必然应允。

戈红霞 (白) 见公婆乃是一点礼节，如今我可要个把握，是你情愿下定，这难中求婚的口实，我是不受的啊！

乳娘 (白) 你快拿定礼吧。

李佑 (白) 看此作为，必是文武双全奇女子，李佑得此良缘，何其幸也。

王义 (白) 别酸咧，快拿定礼罢。

李佑 (白) 小生身无长物，有祖传香莲帕一方，因爱这神工的刺绣，故而行坐不离，请小姐收纳为幸。

(戈红霞看。)

乳娘 (白) 这是一定成功啦，我赶快去收拾。

(乳娘下。)

戈红霞 (白) 公子一诺重于九鼎，这帕子要不要到不要紧的。

(乳娘上。)

王义 (白) 嘴里说不要，她可收起来啦。

戈红霞 (白) 乳娘快快收拾细软应用之物，我们快从后山走罢。

乳娘 (白) 这时候想收拾还来得及么？我也会看颜色，早就收拾好啦。

戈红霞 (白) 若有追兵，不必害怕，诸事有我呢！

(唱) 美良缘天造成岂可辜负，
帮丈夫抖雄威不愿雌伏。

(戈红霞、乳娘、李佑、王义同下。戈琦、康宁、四喽兵、四青袍同上。)

戈琦 (唱) 许多能人把镰护，
偌大功夫才收服。
再把仇人开腹破肚，
主仆因何踪影无？

(白) 康贤弟，李佑主仆不见，何人看守？

康宁 (白) 只顾下山，未派看守之人。

戈琦 (白) 嘿，虽是我的大意，谅他们逃走不了。不好，贤弟望后寨探看。

(康宁下。)

戈琦 (白) 且住，我妹子常怪我父子不端，他最喜忠良，他若看中李佑，那就坏了。

(康宁上。)

康宁 (白) 贤妹、乳娘俱都不见了。

戈琦 (白) 糟糕，他与李佑从后山而逃。丫头啊丫头，莫仗你武艺高强，将你拿住，定要处死。

(高拔子) 康贤弟，随我追赶去者。
定与丫头分胜负，
同胞妹子也要杀屠。

(戈琦、康宁、四喽兵、四青袍同下。)

戈红霞 (内高拔子导板) 防备他一群羊挡住猛虎，

(王义、李佑、乳娘、戈红霞同上。)

戈红霞 (唱) 拉着公子把乳娘扶。
走不尽高高矮矮崎岖的路，

(王义、李佑、乳娘、戈红霞同下。戈琦、康宁、四喽兵、四青袍同上。)

戈琦 (唱) 丫头胆大羞耻无。
死去也要将尸露，

(戈琦、康宁、四喽兵、四青袍同下。王义、李佑、乳娘、戈红霞同上。)

戈红霞 (唱) 声音振耳呐喊呼。
你等先逃我把追兵堵，
(戈琦、康宁、四喽兵、四青袍同上，冲李佑、王义同下，杀乳娘。)

戈红霞 (唱) 杀死乳娘不丈夫。
戈琦 (白) 丫头，你放了李佑，背兄私逃，还敢耀武扬威，你真不顾羞耻了么？
戈红霞 (白) 若顾羞耻，就不杀死一个不能自卫的老妪了。我劝你快些回去。如若不然，拿
你与乳娘抵命。
戈琦 (白) 哈哈。你当真要造反了啊？忘却父仇，与野男子私逃，还敢顶撞兄长，丫头休
走！
(戈红霞、戈琦同开打，戈琦、康宁、四喽兵、四青袍同下。)

戈红霞 (白) 公子公子，呵呀！
(西皮摇板) 公子因何胆似鼠，
或是有意撇小奴。
(白) 他们先走咧，这是怎么好啊？不要紧，我晓得他往京都去，难道我不会追上去
么？呵哟乳娘死咧，我一个孤身女子，行路大有不便。有咧，我身上有的是珠
宝，变卖银钱，买几件衣服。改扮男装，有人问我，我就说是李佑，好主意，
快投李府便了。
(唱) 遇事须当自己主，
女扮男装去买衣服。
(戈红霞下。)

【第二十一场】

(王义搀李佑同上。)

李佑 (唱) 这一阵杀得我浑身打颤，
魂灵儿已失去不能回还。
王义 (白) 公子别怕，住店再讲。
店家啊店家！
(店家上。)

店家 (白) 可是住店的么？
王义 (白) 找一间僻静些房子要紧。
店家 (白) 是。
(店家下。)

王义 (白) 公子你总要看病啊？
李佑 (白) 分文无有，怎样看病？
王义 (白) 你好糊涂，你父亲是兵部尚书，作武官的谁不要奉承他，只要有你一纸名片，
管叫银钱送到。
李佑 (白) 名片倒有在此，这打秋风不是李佑所为。
王义 (白) 别生气，你歇着罢。
(李佑下。)

王义 (白) 这书呆子，我跟着他也没有什么好处，乘着他昏昏沉沉，偷了他的衣服名片，
就在这直隶一带地方，冒着他的名姓拜望武职衙门，必是人人送礼，我落个饱
载而归，去到南省落户，享半世清福。好主意，就这未办。
(王义下。)

【第二十二场】

(四青袍、四头目、胡小香、常士雄同上。)

常士雄 (唱) 隐去面目乔改扮，
胡小香 (唱) 随夫访友才下山。
(白) 我说你这个人啊，在山上享了几天清福，每日唉声叹气，如今随你改扮下山，
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有什么好处呢？
常士雄 (白) 丈夫一言，如白染皂，未上山之前，我约定李佑兄长，在京都会面，岂能失信。

娘子，你若是见了我这个朋友，你也要爱他。
 你怎么胡说八道，你老婆好爱盟兄弟吗？
 我说的是敬爱之爱，非是亲爱之爱。
 胡小香（白）何哟，刚在山寨上，随我念了两天书，就要讲字眼儿咧，有点儿真不害臊，快
 点儿赶路罢。
 常士雄（白）怕什么，前面便是幽州，你我到城内歇马。
 （唱）看美景闲谈论免得闷倦，
 胡小香（唱）交朋友重义气方是奇男。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三场】

（四龙套、王通同上。）
 王通（念）有权官不小，掌印能调兵。
 （旗牌上。）
 旗牌（白）参见将爷。今有兵部尚书李泰之子，名唤李佑，有名帖来拜。
 王通（白）李佑？想李泰，与恩师李良常常作对，某久受李太师管辖，这便怎么处？待我
 见了李佑，见机而作。
 有请。
 （王义上。）
 王义（白）参见大人。
 王通（白）世兄来到敝邑，有何贵干？
 王义（白）大人容禀：
 （唱）母命探父把京进，
 半路途中遇强人。
 失却盘费身受困，
 特地前来求将军。
 王通（白）想是命末将捉贼？
 王义（白）非也，捕盗事小，要求将军约齐合城官员，凑些路费，小生进京见了家父，日
 后奉还。
 王通（白）原来为此。世兄住在何处，少时着人送去。
 王义（白）我住在南关得胜店，礼物不要，送银子带着方便。小生告辞了。
 （唱）见了家父必告禀，
 大人准备把官升。
 （王义下。）
 王通（白）且住，李佑仗父亲的势力，讹诈官府，待我去禀知太守，把他拿问。太师听见，
 必然欢喜。
 带马伺候。
 有请太守。
 （四龙套、四衙役、曹彬同上。）
 曹彬（念）职为黄堂四品，也能管辖万民。
 （白）王兄何事？
 王通（白）恭喜大人要升官发财了。
 曹彬（白）怎见得？
 王通（白）今有李泰之子李佑，由此路过，告借盘费。将他拿住，问一个仗势诈财之罪，
 太师必然欢喜。
 曹彬（白）有这样巧事，想是李泰要倒霉了。李佑住在何处？
 王通（白）他现住南关得胜店，有太守命令，末将就去捉拿。
 曹彬（白）快去捉拿。
 （四龙套、四衙役、曹彬同下。）
 王通（白）众兵丁，得胜店去者。
 （四龙套、王通同走圆场。）
 四龙套（同白）来此已是得胜店。

店家。

(店家上。)

王通 (白) 你这里可有一位公子李佑，说参将衙门有人会他。

店家 (白) 有请公子。

(王义上。)

王义 (白) 何事？

店家 (白) 参将衙门有人拜会。

王义 (白) 送银子来了。

参见大人。

王通 (白) 将他锁了。

王义 (白) 我乃宦门之子，因何将我锁上？

王通 (白) 仗势欺人，讹诈官府，奉太守之令，前来拿你。

(四龙套、王通、王义同下。四头目、胡小香、常士雄同上。)

常士雄 (唱) 街上生涯多茂盛，

胡小香 (唱) 州城府县胜乡村。

常士雄 (白) 店家店家，店家往哪里去了？

店家 (白) 我在这儿呢。我的妈呀，真唬死我咧。

常士雄 (白) 生意不做，也不迎接客人，你躲在桌底下，是何道理？

店家 (白) 我们这里出了岔咧。兵部尚书李泰之子李佑，被参将拿去，说他是仗势欺人，讹诈官府。我怕受连累，故而害怕。

常士雄 (白) 啊！

胡小香 (白) 你先别喊。

店家，可知道那李公子，捉到哪里去了？

店家 (白) 拿到太守衙门去咧。

胡小香 (白) 那知府为官如何？

店家 (白) 太守与参将，俱是李良的门生，时常贪赃卖法。李佑是忠良之子，冰炭不同炉，只怕此去，李公子的性命难保。

常士雄 (白) 哇呀呀！

(唱) 怒气冲天心头恨，

李佑焉能讹诈人？

娘子在此等一等，

胡小香 (白) 回来。

(唱) 一时莽撞大祸生。

须要从长慢议论，

常士雄 (唱) 怎能耽搁误时辰。

赴汤蹈火何足论，

胡小香 (唱) 嫁夫随夫我把你跟。

常士雄 (白) 好啊！

(唱) 行李战马你安顿，

知府衙门何处寻？

店家 (白) 顺着大街过钟鼓楼便是。

常士雄 (白) 娘子啊！

(唱) 那知府不讲理我显显本领，

胡小香 (白) 不可莽撞。

(唱) 我和你到公堂见机而行。

若能够放李佑无有话论，

常士雄 (白) 他若不放呢？

胡小香 (唱) 救兄长到中条山，

常士雄 (唱) 我们快快登程。

(四头目、常士雄、胡小香同下。)

店家 (白) 好热闹。原来他们是中条山的强盗，待我跟在后头，风头不好，我好打报呈。

(店家下。)

【第二十四场】

(四龙套、四大刀手、四衙役、旗牌、曹彬同上，王通上。)

王通 (白) 李佑拿到。

(王义上。)

王义 (唱) 大吼一声如雷震，
衙门威令鬼神惊。
大胆且把二堂进，
看他把我怎样行？

(白) 你们糊里糊涂拿我锁到这儿来，到底怎么回事来？

曹彬 (白) 你可是李佑？

王义 (白) 我正是兵部尚书的公子，你应当下位来，亲解肘锁，才是道理。

曹彬 (白) 到参将衙门去讹诈可是你？

王义 (白) 不过缺少盘费，借贷而已，讲什么讹诈。言重啊言重！

曹彬 (白) 分明是讹诈，还不快招，如若不招，要动大刑了。

(旗牌上。)

旗牌 (白) 启禀太爷：衙外有一黑汉，要请太爷放李佑。若是不放，他要闯进来了。

(旗牌下。)

曹彬 (白) 快快派兵防守。

王义 (白) 你听见没有，我的救兵已经到了。再若不放，我父必派大兵来拿你。

曹彬 (白) 先把他押下去。

(四衙役押王义同下。旗牌上。)

旗牌 (白) 黑汉与一女人打进来了。

(常士雄上。)

常士雄 (唱) 上堂与他把理论，

(胡小香上。)

胡小香 (唱) 为官不正怎管民。

曹彬 (白) 哇！你一男一女，闯上公堂，意欲何为？

胡小香 (白) 你为官不正，作事糊涂，还来问我么？

常士雄 (白) 李佑他是个守法书生，你把他拿到衙中，是何道理啊！

曹彬 (白) 住了。他讹诈官府，犯了国法，与你们什么相干？

常士雄 (白) 赃官，李佑他也不会犯法，又是我常士雄的恩兄，劝你快放李佑，如若不然，
管叫你性命难保啊！

(唱) 放了李佑饶尔的命，

胡小香 (唱) 倘若迟延定丧生。

常士雄 (唱) 要生要死快言论，

王通 (白) 尔等要造反？

胡小香 (白) 呔！

(唱) 尔敢大胆欺妇人！

(常士雄打死曹彬，王通架住胡小香。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头目、常士雄同上。)

常士雄 (白) 喽啰的，把一概的囚犯放将出来，好救李公子。

(四头目同下，同上，王义、四犯人同上，同下。)

常士雄 (白) 且住，怎么犯人之内，并无李佑？

喽啰的，一边寻找李公子，一边随我杀出官衙。

(王通、四龙套同上，打常士雄、四头目同下。店家上。)

店家 (白) 启禀老爷：方才那一男一女，乃是中条山的强盗，去到小人店中，去寻李佑，
故而到此。

王通 (白) 报告有功，赏银五两。

店家 (白) 谢老爷。

(店家下。)

王通 (白) 且住，想李佑结交山寇，杀死太守，我不免修下告急公文，禀知太师知道。启开文房。

(【牌子】。)

王通 (白) 下到京中快去。

(众人同下。常士雄上。)

常士雄 (唱) 一阵伤了许多命，
不见李佑何处存？

(白) 且住，杀了半日，也没有看见李佑。我若到了京都，李大人岂不怪我莽撞。胡小香也不知往哪里去了。她是有本领之人，若不见我，定回山寨。待我先至山西探亲，然后再到山寨打探音信便了。

(唱) 失了妻子无踪影，
怪我莽撞太无能。

(常士雄下。)

【第二十六场】

(四龙套、李良同上。)

李良 (念) 只想大明天下，何日执掌中华。

(旗牌上。)

旗牌 (白) 幽州紧急公文到来，太师请看。

李良 (白) 呈上来。

(【牌子】。)

李良 (白) 且住，原来老夫的门生，借事生端，要害李佑，又被中条山常士雄、胡小香二人救去，曹彬倒送了性命。有了，老夫借此为由，道李佑私通山寇，李泰纵子为非，这一本定将他参倒。左右，打轿进宫。

(大太监上。)

李良 (白) 有劳公公，启奏娘娘：说李良要见。

大太监 (白) 请。

(四太监、四宫女、李艳妃同上。)

李艳妃 (唱) 老王恹恹龙床困，
哀家日夜不放心。
怀抱太子议国政，
暂作垂帘听政人。

(白) 爹爹进宫有何本奏？

李良 (白) 只因李泰纵子为非，李佑仗势讹诈，结交山寇常士雄，擅杀州官，望娘娘严治其罪。

李艳妃 (白) 那李泰乃国家栋梁，况且功劳浩大，满朝文武若不画押，难定其罪。内侍，宣满朝文武进宫。

(沐杰、周炳、魏贤、陈琦、花士英、汤忠、叶洪、杨波同上。)

杨波 (唱) 龙体欠安国不幸，
太子年幼难为君。

沐杰 (唱) 太子年幼难为君。

杨波 (唱) 多亏国母才聪敏，
大明江山方太平。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琦、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杨波 (同白) 臣等见驾，国母千岁。

李艳妃 (白) 平身。众卿，国家法纪，功必赏，罪必罚，赏罚分明，方能行政。如今有一桩大事，故宣众卿进宫，大家参酌。

沐杰 (白) 娘娘言得极是，赏罚分明，乃立国之本，若行乎其反，赏罚不明，乃取乱之道也。

杨波 (白) 未知何等重大事，国母请道其详。

李艳妃 (白) 我朝有一家功臣，如今犯下大罪，还是看功赎罪呢，或是按国法办理？众卿奏来。

沐杰 (白) 国法不能因人而设，亦不能因功废法。

李艳妃 (白) 是啊，如此必要严究其罪。

杨波 (白) 启奏国母：赏罚得当，方有效力，是非须查实在，未知何臣犯法？

李艳妃 (白) 就是那兵部尚书李泰，纵子为非，私通山寇，擅杀职官，行同叛逆。试问众卿，该治何罪？

李良 (白) 这样大罪，定要问斩。

杨波 (白) 且慢，总要宣李泰进宫，当面质对，方知内中真假。

李良 (白) 证据俱在，还对的什么？

李艳妃 (白) 终要问个明白。宣李泰进宫。

大太监 (白) 宣李泰进宫。

李泰 (内白) 领旨。

(李泰上。)

李泰 (唱) 征杀战场拚性命，
遇敌九死求一生。
各样苦难俱受尽，
施恩要买士卒心。
一将成功要伤多少命，
哭坏了深闺梦里人。
倒不如弃职早归隐，
诗书行乐避山村。

(白) 臣李泰见驾，国母千岁。

李艳妃 (白) 平身。卿家这几时，原籍可有书信来往？

李泰 (白) 臣为国忘家，并不时常通信。

李艳妃 (白) 奇了。不能齐家，焉能治国？现有原奏的文书，你自己去看。

李泰 (白) “飞报：幽州参将王通，火急行文，为兵部尚书李泰之子，仗父势力，欺诈骗任官员。勒索未遂，勾通中条山强盗常士雄，及女盗胡小香等，搅乱地面，拆毁衙署，擅杀现任太守曹彬，行同叛逆，实属妄为。本当行文兵部，恐上司李泰，弥缝事实，蒙蔽圣聪。敢请李太师转奏，速拿凶恶，以正国法；幽州参将王通，自请议处，待罪候旨。”

哎呀！

(唱) 事实俱在怎不信，
李佑焉敢乱胡行？
士雄又是何等人，
伏乞国母查分明。

(白) 国母，臣子李佑，一向读书，奉公守法，焉能作无理之事。国母明鉴。

李艳妃 (白) 风不吹，草不动，你子若不胡为，此本从何而来？

李泰 (白) 国母，臣恐刚直惹忌，遭奸臣暗害。

李良 (白) 李泰，大明朝岂有奸臣，此本乃老夫代奏，焉能虚假。

李泰 (白) 哦，原来是你啊。若是别臣启奏，事体虚实，还在两可；若是你上的本，一定是陷害功臣无疑了。

李艳妃 (白) 李泰，何以见得是我父害你？

李泰 (白) 武职行文奏本，例应兵部转奏，那王通不肯循理而行，反求太师，分明是一党，这内中情弊，就不问而知了。

李良 (白) 住了，王通是老夫门生，理当求老师转奏。

李泰 (白) 越发的奇怪了。太师爷又未曾作过主考，哪里来的门生，或者，官吏要学成法，方有纳帖拜门之举。太师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抡刀，与你作门生，有什么好

处？不过为的是联合权贵，朋比为奸，求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还在圣驾面前门生长，门生短，真恬不知耻。

李艳妃 (唱) 是非说明有公论，
何须讥诮凌辱人。

(白) 李泰，哀家为辨别是非，才宣众臣进宫，共同议论，你反倒无理取闹，轻慢太师。太师不好，乃是我父，分明你有不臣之心，轻视我父女。

李泰 (白) 娘娘素日明达，今日怎么讲出有偏心的言语。若照这样妇人的行为用事，怕的是当今皇上晏驾，以后国母难掌江山。

李艳妃 (白) 哇！
(四大铠同上。)

李艳妃 (唱) 诅咒当今言不逊，
轻视哀家欺圣君。
武士进宫上了捆，
国母息怒赦忠臣。

杨波 (唱) 乱臣贼子人人恨，
何必为他费舌唇。

(白) 定斩不赦！

李泰 (白) 你们来罢！
(唱) 女儿当把父亲顺，
从来坏事在妇人。

李艳妃 (白) 气死我也。
(唱) 我知道老儿不要命，

李泰 (唱) 贪生怕死不忠臣。

李艳妃 (唱) 教子不严应拿问，
顶撞国母岂忠臣。

李泰 (唱) 你愿降罪我愿领，
你不哀求我不放生。

李艳妃 (唱) 快快斩首休多论，

李泰 (白) 好啊！
(唱) 我李泰纵一死也不服人。

(李泰下。)

杨波 (白) 刀下留人。
(唱) 国太莫把他人信，

沐杰 (唱) 李泰保国无二心。

李艳妃 (唱) 擅与国母斗凶狠，
哪个忠臣这样行。
赦罪本章定不准，

杨波 (白) 你们都跪下啊！
(唱) 倘若是不准本跪死地尘。

李艳妃 (唱) 众臣子俱连结彼此亲近，
并非是求赦罪分明欺君。
再保奏哀家我不问国政，

李良 (白) 你们起来罢！
(唱) 何不到府里去养养精神。

沐杰 (白) 完了。
(唱) 怕的是忠良将不能保命，

杨波 (白) 你莫慌哦！
(唱) 莫着急我去颁救他之人。
你看守催斩旨，我就去请，

沐杰 (白) 请哪个？

杨波 (唱) 定国王徐延昭，

沐杰 (白) 快去快去。

杨波 (唱) 就到宫门。

(杨波下。)

李艳妃 (唱) 刑部官去监斩快接圣命，
沐杰 (白) 哎呀，好不好！
(唱) 为臣我得急病肚胀头昏。
李艳妃 (白) 哼哼哼！
(唱) 哀家我掌江山何用你等，
保国家还有我骨肉至亲。
李太师监斩毕缴旨复命，
李良 (白) 拿过来啊！
(唱) 今天奉圣旨要斩仇人。

(【一锣】。杨波、徐延昭同上。)

徐延昭 (白) 杨大人，随老夫快走啊！
(唱) 老病常发困床上，
力疾进宫要救忠良。
可把细情对我讲，
杨波 (唱) 李良用计上奏章。
定说李佑通奸党，
李泰不该轻视娘娘。
徐延昭 (唱) 我不入朝查奸党，
老贼定要起猖狂。
但愿得赦了忠良将，
杨波 (白) 倘若不赦呢？
徐延昭 (唱) 恩赐的铜锤我就打李良。
杨波 (白) 他是皇亲国丈，打不得。
(二黄顶板) 休道他是皇亲国丈，
这柄锤儿就不寻常。
上打昏君下打奸党，
老夫一怒还要打娘娘。
杨波 (白) 打不得。
徐延昭 (白) 我晓得，我是唬一唬你。
(唱) 杨大人你随我宫廷往，
(白) 回来！

(李良跌。)

徐延昭 (唱) 老夫到催斩旨何必慌忙！
(白) 可是命你催斩去？
李良 (白) 不是催斩，是监斩。
徐延昭 (白) 老夫要保奏李泰，这监斩的旨意也不忙。
李良 (白) 我晓得老千岁驾到，这道圣旨就用不着了。
杨波 (白) 太师爷，既晓得这个道理，你我一同进宫来罢。
李良 (白) 狐假虎威，他也来了。
徐延昭 (白) 唔！
李良 (白) 千岁请进宫去。
徐延昭 (白) 臣徐延昭见驾，国母千岁。
李艳妃 (白) 徐王兄平身，赐座。
徐延昭 (白) 谢座。
李艳妃 (白) 王兄数日未曾进宫，身体可曾痊愈？
徐延昭 (白) 老臣贱躯多病，有缺问安，实属有罪。只因大明江山，危在旦夕，臣不能不来。
李艳妃 (白) 王兄何出此言？
徐延昭 (白) 近忠臣远奸佞，国政必兴，亲奸佞远忠臣，国家必败。国母不可逞一时之怒，
寒忠臣之心，伏望明察。
李艳妃 (白) 听王兄此话，原来为救李泰。哀家为此事齐集众臣，要办一个不偏不倚，赏罚分明。
徐延昭 (白) 国母错了，李泰乃为国忠良，万不能斩。

李艳妃 (白) 他虽微有战功，欺压皇亲，也是应当的么？

徐延昭 (白) 据理申辩，何谓欺压？

李艳妃 (白) 他辩理不该轻视哀家。

徐延昭 (白) 忠臣说话，原本要直率。若一味逢迎，就不是忠臣了。

李艳妃 (白) 难道李泰就斩不得么？

徐延昭 (白) 斩是斩得的，不过要求国母，开恩恕免。

李艳妃 (白) 王兄太不公了。

(唱) 我一定要李泰难逃法网，

徐延昭 (唱) 李泰他未犯法斩首不当。

李艳妃 (唱) 众目下把哀家言语顶撞，

徐延昭 (唱) 讲情理说实话也倒平常。

李艳妃 (唱) 看起来徐王兄大有偏向，

徐延昭 (白) 那就不对了。

(唱) 臣生就性正直心无私藏。

李艳妃 (白) 我来问你，你既正直，为什么不叫哀家行使赏罚之权？

徐延昭 (白) 为臣斗胆，敢道国母赏罚不明。

李艳妃 (白) 怎见得哀家赏罚不明？那李泰道我偏向太师，哀家何有偏向？

徐延昭 (白) 李泰道娘娘偏向太师，一点也不假。

李艳妃 (白) 何以见得我偏向着太师？

徐延昭 (白) 妄奏忠臣，又斩无辜，怎么不是偏护？

李艳妃 (白) 我问你，可知道李泰纵子之罪么？

徐延昭 (白) 为臣已听杨波讲明了，俱都知道，还有一事，请教国母：李泰纵子行凶，他的儿子，还在京都啊，还在原郡啊？

李艳妃 (白) 太师，李佑可在京都？

李良 (白) 臣也说不清楚，想必他在京都。

杨波、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琦、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同白) 臣等敢证明李佑他不在京都。

徐延昭 (白) 着啊。李佑既不在京都，就不能说他纵子行凶。常言道：子大不由父，李佑若是为非作歹，李泰担个失察之罪，纵子行凶一款，不能成立。

李良 (白) 能够成立。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琦、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同白) 不能成立。

李艳妃 (白) 他还有罪，那李佑不该仗势诈财。

徐延昭 (白) 仗势诈财，应当治罪。

李良 (白) 是啊，应当治罪，还有串通强盗，擅杀职官之罪。

徐延昭 (白) 请问太师，诈财取了多少，赃证何在？

杨波 (白) 无有赃证。

徐延昭 (白) 勾串强盗，可曾问过强盗的口供？

杨波 (白) 也无有。

徐延昭 (白) 可曾将李佑解到京中，问过他的亲口实供？

杨波 (白) 也无有。

徐延昭 (白) 好啊，一桩大案，说他纵子，子不在京，道他诈财，无有赃证，强盗也不曾拿

获，李佑又不曾对质，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捏造陷词，妄奏功臣。几桩嫌疑大罪，俱在太师身上。我本当用这柄铜锤，打你几下，警戒将来。

(李良怕。)

徐延昭 (白) 你不要怕，我不打你，恐伤了国母的金面哪！
 李艳妃 (白) 都是爹爹莽撞。
 李良 (白) 怪我不曾细查。
 杨波 (白) 本来是你的不好。
 徐延昭 (白) 好也罢，不好也罢，法桩上还绑着一个呢。若是不能斩，把他放回来吧。
 李艳妃 (白) 呀！
 (唱) 只怪太师多莽撞，
 哀家也未细思量。
 再问杨波怎发放，
 杨波 (唱) 赦了李泰保朝纲。
 李良 (白) 且慢！
 (唱) 尚有嫌疑待查访，
 李艳妃 (唱) 刑部追问口供详。
 沐杰 (白) 领旨。
 李艳妃 (唱) 王兄可以把心放，
 徐延昭 (唱) 为留忠臣保家邦。
 开恩莫怪臣鲁莽，
 杨波 (白) 虽然救了李泰，还怕李佑到京，李泰发在刑部审问，也要当心李良暗害啊。
 徐延昭 (白) 我晓得哦！
 (唱) 想计谋救忠良要制伏李良。

(徐延昭、杨波、沐杰、周炳、魏贤、陈琦、花士英、汤忠、叶洪同下。)

李艳妃 (唱) 我父下次莫说谎，
 (四太监、四宫女、李艳妃同下。)
 李良 (唱) 咬牙切齿恨徐、杨。
 (李良下。)

【第二十七场】

(秋红、徐金定同上。)

徐金定 (唱) 中山王保太祖基业开创，
 凭功劳争下了铁卷金章。
 袭龙衣替簪缨皇恩浩荡，
 儿孙福当思报远祖风光。

(秋绿、徐艳贞同上。)

徐艳贞 (唱) 明英杰打天下三十六将，
 灭胡元除萨敦国祚流长。
 我徐家凭战功清福受享，
 闺阁中终不舍剑戟刀枪。

(白) 参见姐姐。

徐金定 (白) 贤妹请坐。昨晚你教秋红的剑法，未言解术，先讲源流，是何理也？

徐艳贞 (白) 听伯父言讲，击剑不论根源，是为盲从，因秋红聪明伶俐，先与她讲明峨眉剑的运用，使她心中明亮，练习必然收效。

徐金定 (白) 贤妹果然聪明，不愧将门之女。但愿有事之秋，一显我姐妹身手，不使木兰专美于前也。

(唱) 教丫鬟习武艺身体强壮，
 练成了娘子军防备强梁。

(四龙套、徐延昭同上。)

徐延昭 (唱) 在宫中救李泰费尽力量，
 还要想巧计谋提防李良。

徐金定、

徐艳贞 (同白) (爹爹) (伯父) !
 (二太监自两边分上。)

徐金定 (白) 爹爹保奏李叔父, 可曾救下?
 徐延昭 (白) 救是救下了, 不过待质刑部, 恐怕李佑到京, 又生事端, 须要寻着李佑, 问明情由, 方能设计搭救。

徐艳贞 (白) 适才看见杨大人请伯父的时节, 气喘身抖, 真令人好笑。
 徐金定 (白) 杨大人为救忠良, 故而着急, 有什么好笑?
 爹爹也放宽心, 慢慢设法, 请爹爹歇歇为是。

徐延昭 (白) 着急有何用处, 只好听之天命, 你二人后楼谈论去罢, 为父要静静。
 徐金定 (白) 孩儿等去了。
 (唱) 莫着急待机会慢慢设想,
 (白) 贤妹!
 (唱) 我先去等候你相会在楼堂。

(徐金定下。)

徐艳贞 (唱) 老伯父为救人眼花头胀,
 (徐艳贞下。)

徐延昭 (唱) 怕的是李瑶生误到帝邦。
 (众人同下。)

【第二十八场】

(胡小香上。)

胡小香 (唱) 莽撞人作出事俱都莽撞,
 (白) 几句话怒恼他大闹公堂。
 嘿, 人也没有救成, 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黑爷, 他往哪里去了? 我怕女人难走路, 故此改换男装, 到京都探访, 若能见着李佑, 便好打听士雄, 今已到京, 待我寻找李府便了。
 (唱) 路生疏无非是东奔西撞,
 (四龙套、旗牌、杨波同上。)

杨波 (唱) 恨不得见李佑问个短长。
 胡小香 (唱) 耳边厢只听得开道锣响,
 杨波 (唱) 为什么这后生躲躲藏藏。
 (白) 将那书生唤来见我。

旗牌 (白) 那一书生, 大人唤你。
 胡小香 (白) 参见大人。
 杨波 (白) 你这后生, 见了老夫, 有意藏躲, 莫非你犯了法?
 胡小香 (白) 不, 不, 不是, 小生初到京都, 寻不着李府, 故而慌张。
 杨波 (白) 哪个李府?
 胡小香 (白) 李泰之府。
 杨波 (白) 你问李泰府, 你一定是李佑啊!
 胡小香 (白) 李佑!
 杨波 (白) 一定是你, 随我来罢。
 (杨波、胡小香同走圆场, 杨波让。)

杨波 (白) 老夫杨波, 与你父交好, 我知道他有个好儿子叫李佑, 虽然未见过面, 闻听是当世奇才。老夫有个女儿, 名叫玉莲, 打算许配与你, 只因你在幽州闯祸, 李良参奏你父, 多亏老夫与徐干岁救了他的性命, 押在刑部。你把幽州的事情, 与我讲明, 我把你藏在府中, 慢慢设法, 与我女成就良缘。你看好是不好?

胡小香 (白) 小侄是李佑。
 杨波 (白) 我晓得是你。我这一双眼睛是不会错的。往下讲。
 胡小香 (白) 路过幽州, 被李良的门生陷害。我那把弟常士雄, 乃是常遇春之后, 抱打不平, 才误伤曹彬。

杨波 (白) 我晓得你一定是冤枉。你在内书房暂住几日, 再定良缘。
 胡小香 (白) 叔父, 侄儿住在这里是情愿的, 这亲事是万万不能作的。

杨波 (白) 老夫不为得一个好女婿，为什么这样劳神费力！
啊来人，快陪他到内书房去。

(胡小香下。)

杨波 (白) 徐延昭也有心将女儿许配李佑，被老夫将李佑藏在府中。这门亲事随便哪个也不能抢去了。

(笑) 哈哈！

(杨波下。)

【第二十九场】

(戈红霞上。)

戈红霞 (唱) 离山岗今作了失群孤雁，
寻不着李瑶生你在哪边？
老乳娘为我死令人凄惨，
抖雄心莫退后只可向前。

(白) 想我戈红霞，虽然一路平安到了京都，此去投到李府，不晓得李泰是什么脾气，为此也有些担心，到如今只好向前，不好后退，适才问过行人，说兵部李府，就在前面，不免寻找便了。

(唱) 京都内果然是繁华地面，
府门内挂灯笼李字高悬。

(白) 这一定是李府无疑了。

(李福上。)

李福 (白) 这位公子在这儿干什么？

戈红霞 (白) 借问一声，此地可是李府？

李福 (白) 是的。

戈红霞 (白) 尚书大人，可在府内？

李福 (白) 你是什么人？要见尚书大人？

戈红霞 (白) 你只管通禀，见了大人，我自有话讲。

李福 (白) 到底你是什么人呢？

戈红霞 (白) 我是他家公子。

李福 (白) 哦，你是李佑啊？

戈红霞 (白) 哎是的。

李福 (白) 你在此等一等，我去与你通禀。
有请太师爷。

(四龙套、李寿、李良同上。)

李福 (白) 李佑把我们府当作李泰的住宅，他来自投罗网。

李良 (白) 有心将他捉住，那徐延昭老儿一定又要来保护。也罢，你将他诓到书房，老夫自有主意。快去快去，莫要漏了行藏。

李福 (白) 我晓得。

李良 (白) 李寿去请左翼统领过府议事。

李寿 (白) 啊。

(李寿下。)

李福 (白) 参见公子。奴才是新来的，不认得你，你可别怪罪。

戈红霞 (白) 不知者不怪罪。

李福 (白) 大人有事未归，你先到内书房罢。

(李福领戈红霞同下。四校尉、李寿、统领同上。)

统领 (白) 太师传唤，有何吩咐？

李良 (白) 今有勾串强盗、擅杀职官的李佑，被老夫骗到内书房，随我一同擒他便了。

(众人同下。)

【第三十场】

戈红霞 (内西皮导板) 为什么李瑶生不来会见？

(戈红霞上。)
 戈红霞 (唱) 倒叫我耽惊怕心内不安。
 看相貌知其心必然良善，
 万不能学王魁无义之男。
 在书房等得我心慌意乱，
 为什么脚步声起在外边？
 (白) 啊，外面有低言密语，兵刃锁链的声音，我倒要防备了。
 (四校尉、李福、统领、李良同上。)
 李良 (白) 哇！老夫李良在此，勾串强盗擅杀职官的李佑，还不出来受缚！
 戈红霞 (白) 这是哪里说起。
 (戈红霞打，越墙下。)
 李良 (白) 这小奴才一定是越墙而逃。
 统领 (白) 待俺越墙追赶。
 李良 (白) 且慢，这垛墙是碰也碰不得。隔壁就是徐千岁的花园，那老儿难说话，不敢惹他。也罢，我们去到前门叫门，对他说明，再去进府捉拿。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一场】

(〔乱锤〕。戈红霞上。)
 戈红霞 (白) 哎呀，唬煞我也。只怪我自己糊涂，误投到李良府内，听李良的言词，定是李佑闯下大祸，他未曾到京哪！也罢，老贼既未追赶，待我去会一会这宅内家主。呵呀不好，夜静更深，我这样打扮，如何见人？有人来了，我先躲起来罢。
 徐金定 (内白) 秋红掌灯。
 (徐金定、秋红同上。)
 徐金定 (唱) 与艳贞赌棋毕身体疏懒，
 我姐妹闲无事方作手谈。
 独自一人回绣房又怕闷倦，
 看几部圣贤书兴致加添。
 (白) 秋红，二小姐教你的剑法，你可记全了么？
 秋红 (白) 奴才不过有一点笨力气，这巧妙的功夫，哪里学得会啊！
 徐金定 (白) 舞剑之法，要随心应手，心到手到，一气贯通，熟能生巧，功夫到了，必有效验。
 戈红霞 (白) 至理名言。
 徐金定 (白) 怎么，你也懂得至理名言？
 秋红 (白) 什么至理名言？奴才不懂啊。
 徐金定 (白) 啊，我方才与你讲论，不是你说的“至理名言”？
 秋红 (白) 什么叫“至理名言”，我还不懂呢，怎么会是我说的？
 徐金定 (白) 这倒奇怪，屋中就是你我二人，到底是哪个说话？
 秋红 (白) 对啦，我也好像听见有人说话，一定是闹鬼罢。
 徐金定 (白) 胡说，取我的剑来。此剑乃宋时梁红玉所佩，能切金斩玉，迎风断革，锋利无比，乃是无价之宝。
 戈红霞 (白) 嘿，真是一把好剑。
 (徐金定、秋红同怕，同招手。)
 徐金定 (白) 你过来。
 秋红 (白) 你过来罢。
 徐金定 (白) 你只管过来。
 秋红 (白) 我的腿软咧，走不动咧。
 徐金定 (白) 不要怕，有我。
 秋红 (白) 你嘴里说不怕，身上也在那里发抖呢！
 徐金定 (白) 蠢丫头快过来。
 秋红 (白) 过来便怎么样？
 徐金定 (白) 你可曾听见有人说话？

秋红 (白) 可不是么,有人说:“嘿,真是一把好剑”。

徐金定 (白) 你去掌灯,我要搜检房屋。

秋红 (白) 呵哟我的姑祖宗啊,你省点儿事罢。要是害怕,我叫几个当差的来。

徐金定 (白) 胡说,有我在此不怕。

秋红 (白) 这时候说不怕,要是看见什么,又要发抖咧。

徐金定 (白) 掌灯。

秋红 (白) 四下看咧,不是没有什么吗?

徐金定 (白) 要看底下。

秋红 (白) 呵哟,我的妈啊,一定是在那儿藏着呢,我可不敢去啊。

徐金定 (白) 要不去,杀了你。

秋红 (白) 看罢是害怕,不看罢要挨杀,这罪过不好受啊。

徐金定 (白) 不要怕,有我,不要怕,再望里面照。

秋红 (白) 哎哟我的妈呀!

戈红霞 (白) 哎呀小姐啊!

(唱) 我被仇人来追赶,
躲在闺阁把身安。
并非歹意暗窥探,
小姐啊!

徐金定 (白) 住了!

(唱) 需要据实吐真言。
不讲实情吃一剑,

戈红霞 (唱) 小姐息怒愿实言。

徐金定 (白) 狂徒,因何藏在我绣房之中,夤夜入室,非奸即盗,不讲实情,徐金定岂肯饶你。

戈红霞 (白) 徐小姐。

徐金定 (白) 啊,你怎么知道我姓徐?

戈红霞 (白) 适才你讲的,“徐金定岂肯饶你”。

秋红 (白) 不好咧,小姐的闺名也给人知道喽。

徐金定 (白) 你不要提名道姓,因甚至此?

戈红霞 (白) 李良他要害我。

(徐金定愣。)

徐金定 (白) 李太师何故害你?

戈红霞 (白) 因为小生要投兵部尚书府,误投李良家内。他带领官兵家将拿我,小生越过墙来,才在房内躲避。

徐金定 (白) 你叫什么名字?

戈红霞 (白) 李良讲的,他要拿李佑。

徐金定 (白) 呀!

(唱) 听他言不由我心中辗转,
原来是忠良后逃到此间。
我的父夸奖他才高智远,
人忠诚相貌好话不虚传。
不必下跪你在一旁站,

(徐艳贞上,秋红下。)

徐艳贞 (唱) 有一段好文章请姐姐观。

(白) 哎呀!

徐金定 (白) 贤妹回来,你不能走啊!

徐艳贞 (白) 我不走便怎样?

徐金定 (白) 我要与你商议事情啊。

徐艳贞 (白) 还要与我商议啊?这样的事情好商议么?哎哟哎哟,老面皮!

徐金定 (白) 贤妹贤妹,你说的是他啊?

徐艳贞 (白) 哎呀我的亲姐姐,你怎么这样糊涂,你,哦,走了罢。

戈红霞 (白) 这位小姐,你千万莫要冤枉徐小姐啊。

徐艳贞 (白) 呀呸,你是甚等样人,还来与我说话,你们太难为情了。

徐金定 (白) 艳贞回来。

徐延昭 (白) 提名道姓，你是恼羞成怒啊！

徐金定 (白) 什么恼羞成怒，你姐姐的绣房，难道你站一站都不能么？

徐艳贞 (白) 姐姐应当叫妹妹学好，不能站在所在，我就应当走开。

戈红霞 (白) 姐妹莫要伤和气。

徐金定 (白) 没有你的话。

戈红霞 (白) 我就不讲。

徐艳贞 (白) 你们油盐酱醋倒合味了。

徐金定 (白) 你这样轻视姐姐，连一点家教都没有啦吗？

徐艳贞 (白) 若讲礼仪，还不能把一个男子藏在屋内呢！

戈红霞 (白) 不是她藏的。

徐金定 (白) 艳贞你不要自作聪明，你要留意，只怕到临时开不得口。

徐艳贞 (白) 我此时还能讲话，只怕姐姐就不能见人。

徐金定 (白) 你道他是什么人，他就是兵部尚书李叔父之子李佑。

戈红霞 (白) 不错，李佑是我，我是李佑。

徐金定 (白) 他误投李良府，被老贼追赶，越过墙头躲避。我父要设法救他，难道说姐姐不能救他么？

戈红霞 (白) 要救的。

徐艳贞 (白) 他是李佑，我也不晓得他叫李佑。

徐金定 (白) 哼哼，你的心中，一定猜我做了丑事，真是多疑多诈的丫头。走走走，随我见父去评理。

戈红霞 (白) 去不得，去不得，见了老人家，二小姐是要吃苦的。

徐艳贞 (白) 姐姐往日宽宏大量，今日何必认真。

徐金定 (白) 你说我藏汉子无羞耻，不去见爹爹，呵呀，我也不活了呀！

戈红霞 (白) 呵呀呀，这样的大事，不赔一个不是，是完不了的。

(戈红霞暗笑。)

徐艳贞 (白) 姐姐，我一时糊涂，我与你赔礼罢。

徐金定 (白) 信口开河，气煞我了啊！

徐艳贞 (白) 姐姐再要动气，我就要……

(戈红霞递垫。)

徐艳贞 (白) 跪下了啊。再不出气，打我几下罢。

徐金定 (白) 上了你的当了。

戈红霞 (白) 二位小姐啊！

(唱) 念小生命中苦多灾多难，
设良谋搭救我离却此间。

徐金定 (唱) 与贤妹带着他我父去见，

徐延昭 (内白) 秋红掌灯来接我。

(秋红上。)

徐艳贞 (白) 姐姐，伯父来了。

徐金定 (白) 好啊！

(唱) 我管教老人家添些笑颜。

徐艳贞 (白) 姐姐笑什么？

徐金定 (白) 先把李公子藏起，候爹爹坐定，把他唤将出来，陡然之间，看见公子，必然欢喜。

戈红霞 (白) 不要见罢。

徐艳贞 (白) 怕什么。

秋红快把公子藏起来。

(戈红霞背供。)

戈红霞 (白) 恐怕要看穿了啊。不要紧，他若认得李佑，好咧，我是个女的。

(徐延昭上。)

徐延昭 (唱) 心有事难安睡不觉迟晚，
父女们闲谈论解解愁烦。

徐金定 (唱) 孩儿来接爹爹请到里面，

徐艳贞 (唱) 走向前施一礼伯父金安。
徐金定 (唱) 此处有一个人爹爹看看,
徐延昭 (白) 是哪个?
戈红霞 (唱) 小生我太鲁莽望乞海涵。
徐延昭 (唱) 见狂生气得我浑身打战,
徐金定 (白) 爹爹因何动气啊?
徐延昭 (白) 你反过来问我?
(徐延昭打掌嘴。)
徐金定 (唱) 无错处责打我心实不甘。
徐延昭 (唱) 好丫头你还敢巧言舌辩,
(徐延昭扬板子, 徐艳贞抓板子。)
徐艳贞 (白) 不是她的错处啊!
徐延昭 (白) 不是她, 定是你。
(徐延昭乱打, 戈红霞抢板子。)
戈红霞 (唱) 你责打徐小姐我心不安。
徐延昭 (白) 真要把我气死了。
(唱) 他二人有奸情不准我管,
仗年轻欺老迈地覆天翻。
徐金定 (白) 爹爹, 是你言道李佑有才学, 还替李佑担心, 要设法搭救李佑, 见了李佑, 又打李佑, 又骂李佑, 是什么道理?
徐延昭 (白) 哦, 他是李佑啊!
徐金定 (白) 他是李佑。
戈红霞 (白) 不错, 小生叫李佑。
徐延昭 (白) 我听人说过李佑, 也未曾见过李佑。我哪里晓得他是李佑。若早知道他是李佑, 老夫就不打了。
徐金定 (白) 女儿做错了事, 使爹爹难以见人, 此地有宝剑, 爹爹将儿杀了罢。
徐延昭 (白) 好了好了, 不要得理不让人。为父也不能与你赔礼, 明天我与你制好衣服。
徐艳贞 (白) 不是她就是我, 我怎么该受冤枉的么?
徐延昭 (白) 你不要趁风使船, 我晓得你, 古怪刁钻的脾气, 是不肯受一点委屈的。
贤侄因何来到舍下?
戈红霞 (白) 伯父容禀!
(唱) 只因为初到这京都地面,
独一人不晓得行路艰难。
投李府我未把真假分辨,
李良贼哄骗我恶奴巧言。
兵马司与侄儿单身独战,
力不胜越墙头到了花园。
绣房内藏身体被小姐——
(西皮散板) 看见,
老伯父莫追究海量放宽。
徐延昭 (西皮散板) 你因何在幽州搅乱地面?
戈红霞 (西皮散板) 这件事望伯父在内周全。
(徐延昭笑。)
徐延昭 (西皮散板) 早知道我贤侄磨穿铁砚,
原来他是一个文武双全。
你二人去休息我到前院,
唤贤妹莫回去在此安眠。
徐金定 (西皮散板) (徐金定、徐艳贞同下。)
徐延昭 (西皮散板) 有缘人我只恨相见太晚,
(徐延昭、戈红霞同走圆场, 太监暗上,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王爷, 李良在府外喊叫多时, 门官不与他开门。如今左翼统领言道, 要查什么要犯。
戈红霞 (白) 好奸贼!

(西皮散板) 李良贼分明是欺我孤单。
容侄儿出门去与他会战，
徐延昭 (白) 不可！
(西皮散板) 只因为你有罪不能见官。
王府内岂容他捉拿人犯，
请贤侄试一试玄妙的机关。
(徐延昭、戈红霞同走圆场。拉开幕。四家将同上。)
戈红霞 (白) 好啊！
(西皮散板) 此时刻我不能出头露面，
(拉拢。)
徐延昭 (西皮散板) 请李良有什么话对我来谈。
(院子下。)
徐延昭 (西皮散板) 传谕去与小姐安排妥善，
等候着打李良只用皮鞭。
(四校尉、统领、李良同上。)
李良 (西皮散板) 徐千岁因何故怕我见面，
(徐延昭作怕。)
徐延昭 (西皮散板) 太师到未远迎望乞海涵。
李良 (西皮散板) 为什么我叫门你这样迟慢？
徐延昭 (西皮散板) 只因为天色晚我已安眠。
李良 (西皮散板) 在门外急得我浑身出汗，
徐延昭 (西皮散板) 我终要一件件衣服来穿。
李良 (白) 老千岁，你不要与我开玩笑啦。
徐延昭 (白) 我说的是实话。
李良 (白) 我有正事问你。
徐延昭 (白) 你若无正事，半夜里叫我的门，我也不答应啊。
李良 (白) 那要犯李佑，被老夫追赶，跳过千岁的花墙，定在府内。
徐延昭 (白) 你说的是李佑啊，没有看见。
李良 (白) 徐延昭不敢开门，一定窝藏李佑。献出来和你无干，若被搜出，你也难逃其罪。
(徐延昭怕。)
徐延昭 (白) 怎么，你要搜？请搜前面，后面是搜不得的。
李良 (白) 统领你看守延昭，兵丁校尉随我前来。
徐延昭 (白) 去不得，去不得。
李良 (西皮散板) 快随我到后面仔细搜检，
(李良、四校尉同下。徐延昭笑。)
徐延昭 (西皮散板) 他定受娘子军一顿皮鞭。
(四丫鬟、徐艳贞、徐金定乱打李良同上。)
李良 (白) 救命救命。
徐延昭 (西皮散板) 无礼仪打太师真正捣乱，
徐金定 (西皮散板) 他不该到绣房处处皆翻。
徐金定、
徐艳贞 (同西皮散板) 孩儿们打强盗(爹爹)(伯父)莫管，
李良 (白) 老千岁讲情讲情讲讲情。
徐延昭 (白) 你自己要坍台哦！
(西皮散板) 我也曾嘱咐你莫搜后边。
(白) 侄女、女儿，老太师要搜李佑，故而冲撞你等，饶恕他罢。
徐金定、
徐艳贞 (同白) 便宜了你。
徐延昭 (白) 我们这里无有李佑，别家去。
李良 (白) 慢来，这房中看看。
徐延昭 (白) 此处并无藏人之所。
李良 (白) 咦，就是这立柜也能藏人，快快打开观看。
徐延昭 (白) 慢来，你若搜出李佑，老夫领罪，你若搜不出，你便怎样？

李良 (白) 我愿领罪。
 徐延昭 (白) 好，家将将柜打开。
 (四家将同开柜。)
 徐延昭 (白) 哇！胆大李良，搜查王府，就应当打啊。
 李良 (白) 千岁，饶命！快些跑啊！
 (李良、四校尉、统领同下。徐延昭看，笑。)
 徐延昭 (西皮散板) 那奸贼已逃走把李佑呼唤，
 (白) 李佑出来罢！
 (戈红霞上。)
 戈红霞 (西皮散板) 蒙千岁待小生恩重如山。
 徐金定、
 徐艳贞 (同西皮散板) 天保佑李公子出了危险，
 徐延昭 (西皮散板) 谅老贼无防备乘此探监。
 (众人同下。)

【第三十二场】

(李山、李海、李寿自下场门同上。〔乱锤〕。四龙套、四校尉、统领、李良同上。四龙套、四校尉、统领同下。)
 李山、
 李海 (同白) 爹爹为何这等模样？
 李良 (白) 你二人哪里知道，是为父带领校尉，去到徐延昭府中，搜查李佑。不想他女率领娘子军，将为父一顿暴打，真真气死我也。
 李山、
 李海 (同白) 爹爹何不进宫参奏一本，请娘娘传旨，将他斩首，以报此恨。
 李良 (白) 想那老儿，仗凭他先人的功劳，又有老王赐他的飞虎铜锤，朝中无不惧怕，只恐娘娘难以作主。
 李山、
 李海 (同白) 难道罢了不成？
 李良 (白) 待为父将田子玉请过府来，大家商议。
 李寿 (白) 有。
 李良 (白) 看我名帖，去请田公公。听我吩咐。
 (西皮散板) 说老夫在府下备酒恭候，
 速请他过府来有事共筹。
 李寿 (白) 是。
 (李寿下。)
 李山、
 李海 (同西皮散板) 只恐那田子玉不肯援手，
 李良 (西皮散板) 儿哪知徐延昭是他的对头。
 他要杀那老儿心意已久，
 (李寿、田子玉同上。)
 田子玉 (西皮散板) 李太师约请我是何缘由？
 李寿 (白) 田公公到。
 李良 (西皮散板) 随为父去迎接到府门口，
 (〔吹打〕。)
 李良 (白) 呵公公！
 田子玉 (白) 太师。
 李良 (白) 请进。
 田子玉 (白) 请。
 李良 (白) 请坐。
 田子玉 (白) 有座。
 李良 (西皮散板) 望恕我未远迎礼貌不周。

田子玉 (西皮散板) 这几日朝事忙少来问候,
李良 (西皮散板) 请公公到舍下有事相求。
田子玉 (西皮散板) 有什么重要事请讲出口,
李良 (西皮散板) 提起了这件事脸带含羞。
皆因为徐延昭隐藏李佑,
我带兵到他府不准查搜。
我心想同老儿进宫启奏,
来了些娘子军乱打乱抽。

田子玉 (白) 听老太师之言,莫非叫咱家想一妙计,害死徐延昭,与老太师报仇么?
李良 (白) 正是。
田子玉 (白) 老太师,想徐延昭仗凭他先人的功劳,又有老王赐他的飞虎铜锤,慢说我朝文武,就是当今万岁,也是惧怕与他。咱家纵有妙计参奏,万岁不能作主,也是枉然。

李良 (白) 这老儿不死,难消我恨。
田子玉 (白) 老太师暂且忍耐,如今倒有机会在此。
李良 (白) 什么机会?
田子玉 (白) 如今万岁爷病体十分沉重,看来就在早晚。倘若晏驾,咱家在娘娘面前,保奏太师摄政,大权到手,要杀徐延昭,岂不易如反掌?

李良 (白) 如此全仗公公之力。
儿啊,后堂摆酒,与公公同饮。

田子玉 (白) 慢来,咱家出来许久时候,恐有万岁娘娘呼唤,告辞了。
(西皮散板) 怕万岁有呼唤回宫侍候,
(田子玉下。)

李良 (西皮散板) 徐延昭若不死怎能罢休。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三场】

(拉开幕。四太监、四宫女、大太监、李艳妃、隆庆帝同在内。)

隆庆帝 (二黄摇板) 病入膏肓恐无救,
万里江山不到头。

李艳妃 (二黄摇板) 但愿苍天多保佑,
龙体安康寿千秋。
(白) 万岁病体如何?

隆庆帝 (白) 连日以来,呕血不止,精神昏乱,死不远矣。啊!
李艳妃 (白) 万岁保重龙体,自有安康之日。
隆庆帝 (白) 孤王的病症,料难痊愈,此乃天命也!
李艳妃 (白) 喂呀!
隆庆帝 (白) 你也不必伤怀,连日侍奉床前,数夜未眠,十分辛苦。你也保重要紧。
李艳妃 (白) 万岁倘有不测,太子年幼,江山大事,何人执掌?
隆庆帝 (白) 倘若孤王下世,梓童扶保太子接位,垂帘摄政,谅无妨碍。
李艳妃 (白) 妾妃寡德无才,恐误国家大事。
隆庆帝 (白) 也罢,不免宣文武进宫,大家商议。
内侍。
大太监 (白) 奴婢在。
隆庆帝 (白) 去至朝房,速宣文武进宫。
大太监 (白) 领旨。
(大太监下。)

隆庆帝 (二黄摇板) 虽然皇儿年纪幼,
梓童摄政孤无忧。

李艳妃 (白) 万岁!
(二黄摇板) 龙恩甚重当承受,
恐误大事国权休。

隆庆帝 (二黄摇板) 若依妾妃来保奏,
(隆庆帝吐, 死。) 太师扶孤坐龙楼。
李艳妃 (白) 国权若落你父手,
(二黄摇板) 哎呀!
(《急急风》。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丑朝官、大太监、田子玉、李良、杨波、徐延昭同上。)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李良、
杨波、
徐延昭 (同白) 哎呀!
(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丑朝官、李良、杨波、徐延昭同哭。)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李良、
杨波、
徐延昭 (同二黄摇板) 哭一声先王爷龙归海畴,
(同哭头) 先王爷啊!

徐延昭 (二黄摇板) 万岁可将遗诏修?
(白) 万岁既然晏驾, 可有遗诏, 命何人扶保幼主?

李艳妃 (白) 万岁传下口诏, 命哀家扶保太子, 垂帘摄政, 不知众卿意下如何?

田子玉 (白) 奴婢启奏娘娘: 若论娘娘之才德, 垂帘摄政, 倒无妨碍。怎奈女王掌朝, 恐天下议论。依奴婢所奏, 何不命太师摄政, 扶保幼主。

徐延昭 (白) 且慢, 想太师虽是皇亲国戚, 并非治国能臣, 娘娘不可准奏。

杨波 (白) 臣启奏娘娘千岁: 想定国王乃是三朝元老, 何不命他扶保幼主接位, 监理国政, 一切定无差错。娘娘圣裁。

李良 (白) 慢来, 想徐千岁年纪高迈, 难受辛苦, 况且万岁已传口诏, 若不遵行, 岂不是违背圣命?

李艳妃 (白) 如此哀家明日扶保幼主接位, 众卿出宫去罢!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李良、
田子玉、

杨波、
徐延昭（同白）尊旨。
（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丑朝官、李良、田子玉、杨波、徐延昭同出门。徐延昭、杨波、李良、田子玉同怒。众人同下。）

【第三十四场】

（【牌子】。四龙套、四使臣同上。）
使臣甲（白）列位请了。
三使臣（同白）请了。
使臣甲（白）今有大明天子晏驾，新主登基，你我各奉国王差遣，前去进贡朝贺，就此前往。
三使臣（同白）请。
（【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十五场】

（李良上。）
李良（念）胸藏千条计，要谋锦华夷。
（白）老夫李良。先王晏驾，太子尚幼，我与田子玉定下一计，图谋大明江山，又恐满朝文武不服，徐、杨两家阻挡，也曾命人去请田子玉，未见到来。伺候了。
（田子玉上。）
田子玉（念）天子阶下第一人，满朝文武谁不尊。
（白）参见老太师。
李良（白）田公公少礼，请坐。
田子玉（白）告坐。有帖相召，有何见谕？
李良（白）先皇晏驾，太子年幼不能执掌江山，老夫意欲图谋大明江山，请公公作一内应，大事成就，富贵相共。公公可有良策？
田子玉（白）太师但放宽心，咱家想条妙计，管保大明江山，叫你垂手而得。
李良（白）知道了。
（旗牌上。）
旗牌（白）启禀太师：各国使臣求见。
李良（白）有请。
田公公书房待茶。
田子玉（白）请。
（田子玉下。）
李良（白）有请各国使臣来见。
旗牌（白）有请各国使臣大人。
（四使臣同上。）
四使臣（同白）参见老太师。
李良（白）列公少礼，请坐。
四使臣（同白）谢座。
李良（白）列位使臣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四使臣（同白）我等奉命前来，朝贺天子，今有贡单呈上。
（四使臣各递贡单。）
四使臣（同白）太师请看。寡君另有些须礼仪，奉赠太师，望乞笑纳。
李良（白）老夫愧领了。列公暂请馆驿休息，明日早朝，转奏天子。
四使臣（同白）有劳台驾，我等告退。
李良（白）奉送。
（四使臣同下。田子玉上。）
田子玉（白）各国使臣到此何事？
李良（白）各国使臣前来进贡朝贺天子。
田子玉（白）哦，我有妙计。
李良（白）有何妙计？

田子玉 (白) 太师进宫谎奏，用言语吓唬太后，言说使臣前来进贡朝贺，见幼主登基，国太隔帘听政，回去本国启奏那各国国王，必要欺压寡妇孤儿，兴兵前来，要夺江山。请国太学尧帝传舜之典故，把江山让与太师，执掌三年五载，候幼主成龙，原业归宗。那国太本是女流之辈，必然胆小。不费张弓支箭，大明江山，岂不是唾手而得？

李良 (白) 只恐满朝文武不服。

田子玉 (白) 某有二计献上。

李良 (白) 何计？

田子玉 (白) 国太若是肯让江山，太师就在国太面前，讨下让国文约，再讨上方宝剑，勒逼文武画押，文武有不画押者，执剑为令，斩一二官员，这叫作杀鸡惊猴之计，满朝文武谁不怕死，哪怕他们不来画押呀！

李良 (白) 此计甚好，只是那徐延昭老儿，忠心耿耿，又有那杨波朋比为奸，我们终难成事。

田子玉 (白) 某还有三计在此。

李良 (白) 第三计怎样？

田子玉 (白) 太师在国太面前，讨了御林军，传旨咱家率领，埋伏殿角以外。徐延昭老儿，他若不遵太师之命，大喝一声，某带领御林军，一拥而上，杀了徐延昭，除了杨波，哪怕大功不成。此乃里克杀荀息之计。

李良 (白) 如此说来，你是老夫大大的心腹之人了。

田子玉 (白) 事成不可忘我。

李良 (白) 那是自然。正是：

(念)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内捉金乌。

(李良、田子玉同下。)

【第三十六场】

(四宫女、大太监、李艳妃同上。)

李艳妃 (唱) 先王爷晏了驾龙归海岛，
效吕后掌大权万国来朝。

(田子玉上。)

田子玉 (白) 启奏国太，李太师进宫参驾。

李艳妃 (白) 宣太师进宫。

田子玉 (白) 国太有旨，宣老太师进宫。

李良 (内白) 领旨。

(李良上。)

李良 (唱) 我一心谋社稷设下圈套，
谅国太必中我巧计笼牢。

(白) 参见国太。

李艳妃 (白) 平身，赐座。

李良 (白) 谢座。启奏国太：大事不好了！

李艳妃 (白) 何事这样惊慌？

李良 (白) 今有各国王子，差各国使臣前来，进贡朝贺。

李艳妃 (白) 各国前来朝贺，分所当然，何必如此慌张？

李良 (白) 哎呀国太呀，明日早朝，各国使臣金殿朝贺，隔帘观见幼主年小，女王摄政，回到本国，奏与各国王子，必然兴兵前来，争夺江山，欺压你寡妇孤儿。况且我国兵微将少，各国联合起来，兵将有数百万之众，杀奔前来，幼主江山难保，国太性命何存？请国太早设万全之计，保存幼主江山、国太的生命才是。臣是内亲，不得不奏，请国太三思。

田子玉 (白) 奴婢启奏国太：老太师言得极是，倘若各国发兵前来，有道是：一旦干戈动，十年不太平。老太师忠心保国，为的是幼主江山，万民的生命，还是早定良策，保全社稷要紧哪！

李艳妃 (白) 喂呀，事关重大，二卿有何妙计，保全幼主才是。

李良 (白) 这个……

田子玉 (白) 国太，自古之帝王，成汤聘任伊尹，周武王重用周公，必须在我朝调遣有伊尹、周公之才者，暂替幼主执掌国政，幼主成龙，原业归宗，此乃是万全之计。

李艳妃 (白) 此言有理，我想徐延昭，乃是先王托孤之臣，哀家将江山托与他人，暂且执掌，二卿你看如何？

田子玉 (白) 这个……

李良 (白) 哎呀国太，使不得，使不得，想那徐延昭，先王在世，赐他飞虎铜锤，压定满朝文武，一个个不敢仰视，又有杨波父子，与他朋比为奸，久怀篡逆之意，若把江山托他执掌，日后起了反心，不还社稷，如何是好？

李艳妃 (白) 如此托与何人？

李良 (白) 这……

田子玉 (白) 启奏国太：至亲不过父女，想老太师，与国太乃是父女之亲，况且太师忠心耿耿，他是个大大的忠臣，国太就将江山让与太师，执掌三年五载，候幼主成龙，原业归宗，岂不是万全之计。

李艳妃 (白) 恐满朝文武不服。

田子玉 (白) 奴婢还有一计。

李艳妃 (白) 有何妙计？

田子玉 (白) 太后在金殿之上，与太师立下退国文约，再赐他上方宝剑，若有不服者，立即斩首，谁敢不服，哪个不遵！

李艳妃 (白) 只是徐延昭他厉害得很哪！

李良 (白) 臣还有绝妙之计。

李艳妃 (白) 有何绝妙之计？

李良 (白) 国太赐下御林军，命田公公埋伏殿角以外，徐延昭若是不服，老臣大喊一声，御林军一齐拥出，杀了徐延昭，后杀杨波，保管国太的大局，稳如泰山。

李艳妃 (白) 如此田子玉听旨，带领御林军殿角埋伏。

田子玉 (白) 领旨。

(田子玉下。)

李艳妃 (白) 明日早朝老太师照计而行。退班。

(李艳妃、四宫女、大太监同下。)

李良 (念) 大事安排定，要作篡位君。

(李良神奇，笑，下。)

【第三十七场】

(【急急风】。拉开幕。四御林军、田子玉同上。)

田子玉 (白) 埋伏了。

(四御林军同下。田子玉击三记金钟。【大吹打】。四太监、大太监、四宫女、李艳妃同上。)

李艳妃 (引子) 珍珠帘金钩高挂，黄罗伞罩定哀家。

(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丑朝官同上。)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同白) 臣等见驾，国太、幼主万岁！

李艳妃 (白) 众卿平身。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同白) 万万岁。
李艳妃 (念) 老王宴驾命归西，女王登基世间稀。多亏众卿来扶助，保定哀家立帝基。
(白) 哀家李艳妃。先王晏驾，哀家执掌朝政，今乃各国王子进贡之期。
众卿。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同白) 臣。
李艳妃 (白) 少时各国使臣前来参驾，见哀家女皇听政，必欺我寡妇孤儿，与国体大有妨碍。
哀家有心将江山让与我朝大臣执掌，众卿以为如何？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同白) 启奏国太：江山只有杀伐争斗，哪有禅让之理！
李艳妃 (白) 若不如此，各国王子兴兵前来，如何是好？哀家一定要让。
丑朝官 (白) 国太一定要让江山，就让与为臣执掌罢。
沐杰 (白) 国太，满朝文武食君之禄，当报国恩，倘若哪国兴兵前来，臣愿带兵抵挡。
李艳妃 (白) 不必多言，哀家自有道理。殿角伺候，众卿下殿。

沐杰、
周炳、
魏贤、
陈奇、
花士英、
汤忠、
叶洪、
丑朝官 (同白) 领旨。
(沐杰、周炳、魏贤、陈奇、花士英、汤忠、叶洪、丑朝官同下。)
李艳妃 (白) 内侍，宣太师上殿。
大太监 (白) 宣太师上殿。
李良 (内白) 领旨。
(李良上。)
李良 (念) 全凭不烂舌，打动女王心。
(白) 臣李良参见国太。
李艳妃 (白) 平身，赐座。
李良 (白) 谢座。宣老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李艳妃 (白) 哀家意欲把江山大事，让与太师，执掌三年五载，幼主成龙，原业归宗。
李良 (白) 老臣才疏学浅，不敢当此重任，望国太另让别家。
李艳妃 (白) 至亲不过你我父女。且莫推辞，殿角伺候。
李良 (白) 遵旨。
李艳妃 (白) 看文房伺候。
(二黄原板) 李艳妃坐早朝龙凤阁下，
文站东武站西朝贺哀家。
最可叹先王爷晏了龙驾，
抛下了小皇儿难立邦家。

李太师奏一本进宝年下，
各国的众王子朝贺中华。
把江山让太师权且代驾，
候幼主成了龙归还邦家。
写国书金殿上玉玺印罢，
李太师近前来披红插花。
再赐你天子剑身边悬挂，
哪部臣不画押一律斩杀。

李良 (白) 臣，领旨啊！
(【扭丝】。)

李良 (二黄摇板) 用手儿接过了大明天下，
好一似稳盘珠手到擒拿。
哪一家不画押立劈剑下，
管叫那文武官胆战心麻。

李良 (白) 呔，下面听者：国太将江山让与老夫执掌，请列位大人前来画押。
沐杰 (内白) 且慢！
(沐杰上。)

沐杰 (二黄摇板) 大不幸老王爷晏了圣驾，
李良贼起叛逆谋篡邦家。
立逼着文武臣要把押画，
是皇亲夺社稷道理太差。

李良 (白) 原来是沐大人，敢是前来画押？
沐杰 (白) 李良，先王爷晏驾，龙血未干，即要谋篡幼主的江山，全不念皇亲之情，父女之义，你真真不如禽兽也。哪个与你画押，谁来与你同谋？俺今日恨不能食你之肉，喝你之血呀！
(沐杰恨。)

李良 (白) 沐杰，大权现在我手，有道是识时务者方为俊杰，难道你就不怕死么？
沐杰 (白) 李良，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何为忠。待我上殿动本，纵然一死，落个万古流芳。
(二黄摇板) 站立金殿开口骂，
你与禽兽是不差。

李良 (二黄摇板) 沐杰出言真胆大，
敢在虎口来扳牙！

沐杰 (二黄摇板) 哪个与你说闲话，
李良 (白) 哪里去？
沐杰 (白) 上殿奏本。
李良 (白) 太后主意已决，指剑为令，有人奏本，剑下诛之，你还奏的什么本哪！
沐杰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我怕死算不得沐氏根芽。
手执着象牙筒将尔打，
(李良拔剑。)

李良 (二黄摇板) 上方宝剑将尔杀。
(李良杀沐杰。四武士搭沐杰同下。花士英、汤忠同上。)

花士英、
汤忠 (同白) 哎呀！
花士英 (二黄摇板) 老贼行事真胆大，
汤忠 (二黄摇板) 金殿敢把大臣杀。
花士英 (二黄摇板) 你我二人去见驾，
李良 (白) 上方剑在此，谁敢见驾。
花士英、
汤忠 (同白) 拚着一死，也要见驾。
李良 (白) 劝你们画押的好，不要找死。
花士英、

汤忠 (同白) 奸贼!
 (同二黄摇板) 纵然头断不能画押。
 李良 (二黄摇板) 你二人胆大也去了罢,
 (李良杀花士英、汤忠, 四武士搭花士英、汤忠同上。周炳、魏贤、陈奇、叶洪、丑朝官同上。)
 周炳、
 魏贤、
 陈奇、
 叶洪、
 丑朝官 (同二黄摇板) 倒叫我等泪如麻。
 李良 (白) 你们众人可肯画押?
 周炳、
 魏贤、
 陈奇、
 叶洪、
 丑朝官 (同白) 江山哪有禅让之理!
 李良 (白) 可看见他三人, 就是你们的榜样啊!
 丑朝官 (白) 列位大人, 性命要紧, 画了押罢。
 待我来画押。
 杨波 (内白) 且慢!
 (杨波上。)
 杨波 (二黄散板) 正在朝房把本修,
 忽听国太让龙楼。
 本当上殿去谏奏,
 李良 (白) 你官卑职小, 你敢寻死吗?
 杨波 (二黄散板) 虽然是官卑职小也要出头。
 李良 (白) 你可肯画押?
 杨波 (白) 江山只有争斗, 哪有禅让之理!
 李良 (白) 哪里去?
 杨波 (白) 我要上殿奏本。
 李良 (白) 呸, 你不画押, 你也不必去奏本, 老夫坐江山, 有你不多, 无你不少, 回家抱娃子去吧!
 杨波 (白) 我一定要奏。
 李良 (白) 可知天子剑的厉害!
 杨波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埋怨国太理不周,
 不该把上方剑赐与奸谋。
 丑朝官 (白) 我们来画押。
 徐延昭 (内白) 且慢!
 李良 (白) 什么人?
 徐延昭 (内白) 定国王徐。
 (李良惊。)
 丑朝官 (白) 太师爷, 这老儿不是好惹的, 你弄明白了, 我们再来画押, 快去快去。
 (周炳、魏贤、陈奇、叶洪、丑朝官同下。)
 杨波 (三笑) 哈哈, 哈哈, 哈哈.....
 (二黄散板) 徐千岁喊一声文武皆走,
 李良 (白) 徐延昭不画押, 江山去了一大半了。
 杨波 (二黄散板) 打量着定国王不肯罢休。
 (杨波下。)
 李良 (白) 坏了!
 (二黄摇板) 老杨波不画押不放心口,
 徐延昭喊一声神鬼皆愁。
 急忙忙上金殿把本启奏,
 (白) 国太!

李艳妃 (二黄摇板) 断不可让徐、杨执掌龙楼。
 (白) 哦!
 (【扭丝】。)

李艳妃 (二黄摇板) 老太师在殿角且把旨候,
 (白) 内侍!
 (二黄摇板) 宣徐、杨上金殿细问根由。

大太监 (白) 宣徐、杨二大臣上殿啊!
 (【急急风】。徐延昭、杨波同上。)

徐延昭 (二黄摇板) 徐延昭出朝房撩袍抖袖,
 尊一声大明朝列位王侯:
 先王爷晏了驾太子年幼,
 龙国太把江山让与奸谋。
 哪一家不服者上殿谏奏,
 龙国太降了罪老夫保留。
 在午门喊得我浑身战抖,

杨波 (白) 千岁!
 (二黄摇板) 要保全锦江山尊驾出头。
 (白) 国太要让江山, 老千岁可肯画押?

徐延昭 (白) 老夫岂能与奸贼同谋, 大人可曾画押?
 杨波 (白) 学生焉敢画押。

徐延昭 (白) 既然不肯画押, 岂可坐视先王江山让与奸党, 大人就该上殿保本。
 杨波 (白) 方才李良奸贼, 立逼满朝文武画押, 百官胆怯, 唯沐杰、汤忠、花士英三人不服, 被李良奸贼, 用天子剑立斩殿下, 况且学生官卑职小, 不敢出头。

徐延昭 (白) 大人但放宽心, 先王赐我飞虎铜锤, 上打昏王下打谗臣, 只管上殿保本, 哪一个拦挡, 叫他尝上一尝我这个铜锤的风味呀!

杨波 (白) 好哇, 千岁作主, 纵然一腔热血, 洒落金阶, 也要舍死忘生, 参奏几本!
 徐延昭 (白) 杨大人请。
 杨波 (白) 千岁请。

徐延昭 (二黄原板) 一文一武站朝廊,
 杨波 (二黄原板) 叙一叙大明朝锦家邦。
 徐延昭 (二黄原板) 站立在殿角下用目观望,
 杨波 (二黄原板) 殿角上坐的是谋朝篡位奸贼李良!
 徐延昭 (二黄原板) 那奸贼怀抱着朱红宝剑, 哪有那帝王之相,
 杨波 (二黄原板) 先王爷赐铜锤上打昏王下打谗臣, 谁敢不尊定国王, 是一位开国的忠良。

徐延昭、
 杨波 (同笑) 哈哈!
 (徐延昭执锤向李良, 李良缩头。)

徐延昭 (二黄原板) 转过了梧桐树金阶来上,
 杨波 (二黄原板) 愿国太、幼主爷福寿安康。
 李艳妃 (二黄原板) 九龙口内传旨降,
 徐、杨平身免尘扬。

徐延昭 (二黄原板) 铜锤三点皇恩荡,
 杨波 (二黄原板) 四起八拜谢女王。
 李艳妃 (二黄原板) 内侍臣看过金交椅,

徐延昭、
 杨波 (同二黄原板) 大明江山再作商量。
 (同白) 宣臣上殿, 有何国事议论?

李艳妃 (白) 今当外国王子进贡朝贺之期, 哀家理政, 恐其观之不雅, 因此将江山让与李太师, 执掌三年五载, 候幼主成龙, 原业归宗。满朝文武, 俱已画押, 二卿不画, 是何道理?

徐延昭、
 杨波 (同白) 启奏国太: 江山只有杀伐争斗, 哪有禅让之理, 臣等不画。
 李艳妃 (白) 哀家凤心已定, 不必多奏。

徐延昭 (白) 大人有何本章当殿启奏。

杨波 (白) 是。

李艳妃 (白) 启奏国太：臣有太平表本，容臣奏否？

杨波 (白) 奏来。

(念) 容奏：昔日元顺帝无道，残杀大臣，虐待百姓，我太祖皇帝，濠梁起义，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南征北剿，才得来大明一统天下。正是：

(二黄原板) 忆昔元朝居万里，世间灾多古今奇。山崩地裂石鼓响，地裂山崩星斗移。九龙口臣不奏三皇五帝，奏的是太祖爷一段密机：元顺帝败北海国运不济，长眉仙大鹏雕降下瑶池。陈友亮在湖广招军聚义，张士诚领人马大反江西。那时节普天下烽火四起，只杀得昼夜里马不停蹄。只杀得父寻子来兄又找弟，只杀得妻寻夫来夫又寻妻。太祖爷立江山非同容易，十八年改国号为臣不知。

徐延昭 (白) 国太，方才杨大人所奏，乃是太祖皇帝，创业立基之苦，渴饮刀头血，倦来马上眠，身经千百余战，才有大明江山。国太今将社稷，让与李良，先帝在泉下何安？国太，你的心下何忍？正是：

(念) 七九六十三，太祖赶大元。赶到红罗山，偶遇一路端。海干铜桥现，七人渡北番。元朝不绝后，

(白) 国太！

(念) 大明坐江山。

(二黄原板) 太祖爷坐江山奉天承运，全凭着文武臣扶保乾坤。文仗着刘伯温阴阳有准，武仗着臣先祖东荡西征。常遇春、胡大海百战百胜，李文忠他本是皇家御外甥。杀杀杀，赶到那红罗山近，北海内现铜桥渡过七人。太祖爷创帝基心血用尽，到如今并未曾四下狼烟起战争，不杀不战岂能够禅让他人，你要三思而行。

李艳妃 (二黄原板) 二卿家休得要古今来论，哀家我一心想要让乾坤。纵然是说破口我也不准本，又何必你一言他一语一本一本絮絮叨叨岂不是枉费舌唇。

(【扭丝】。)

徐延昭 (二黄原板) 非是臣在金殿谈古论今，为的是幼主爷锦绣龙庭。

李艳妃 (白) 不准下殿。

徐延昭 (白) 哎呀！

(二黄原板) 回头便把大人请，快将二本往上升。

杨波 (白) 是。

李艳妃 (白) 臣有二本上奏。

徐延昭 (白) 改日再奏。

李艳妃 (白) 一定要奏。

李艳妃 (白) 改日再奏。

(徐延昭比锤，李艳妃怕，大太监拦。)

- 徐延昭 (白) 奏来。
- 杨波 (白) 国太容奏：昔日汉高皇后，坐了天下，传下旨意，以后公卿子孙，非刘氏者，不能封侯。后来和平二年，汉成帝封舅氏王潭等世称五侯，日后才有王莽之乱。外戚封侯，尚且江山不保，何况把江山让与国丈，恐怕大明江山从此休矣！
- (西皮垛板) 汉高祖路过芒砀山，
偶遇白蛇把路拦。
拔宝剑将妖魔分为两断，
那蟒蛇化清风奔走云端。
头化王莽把位篡，
尾托苏献乱朝班。
王国母冷宫身遭难，
何况太师谋江山。
- 李良 (西皮原板) 那王莽篡江山全仗苏献，
有老夫并无有心腹官员。
- 杨波 (白) 住了，想那田子玉，与你常常来往，岂不是你的心腹之人？
- 李良 (白) 算不得心腹之人。
- 杨波 (白) 算得。
- 李良 (白) 算不得。
- 徐延昭 (白) 算得。
- 李艳妃 (白) 算不得。
- 徐延昭 (白) 国太！
- (西皮垛板) 唐禧宗他本是懦弱之君，
他驾下有一个梁王朱温。
臣弑君子杀父弟霸兄嫂，
君不君臣不臣败坏人伦。
- (【扭丝】。)
- 李艳妃 (二黄原板) 我朝中尽都是仁义君子，
- 徐延昭 (二黄原板) 臣看他比朱温还奸十分。
- 李艳妃 (白) 不准下殿。
- 徐延昭 (白) 哎呀！
- (二黄原板) 回头再把大人请，
速将三本望上升。
- 杨波 (白) 是。
- 臣有三本奏上。
- 李艳妃 (白) 改日再奏。
- 徐延昭 (白) 奏来。
- 杨波 (白) 国太容奏：昔日赵太祖，得了天下，其母杜太后言道：柴世宗失天下，只为寡妇孤儿，我儿必须传位于你兄弟匡义，以后你兄弟匡义，传与你子德昭。好一个赵太祖皇帝，遵了太后之命，把江山让与了匡义，命赵普为证。可恨赵匡义，坐了江山，就忘了母命。赵普奏道：江山哪有禅让之理，太后已误，陛下岂可再误？匡义听了那赵普之言，不但不传位于德昭，反将德昭逼死。国太你想哪，赵太祖与赵匡义，乃是亲手足弟兄，尚且如此，何况老太师他是异姓之人。国太今日若不觉悟，恐怕学杜太后之误，被后人所笑也。
- 徐延昭 (白) 着啊！
- 李艳妃 (白) 唔！
- 杨波 (白) 国太！
- (两板一锣) 赵太祖驾坐在汴梁。
身长瘠背卧在床。
赵匡义进宫去兄长探望，
烛影摇红刺兄王谋篡锦家邦。
亲手足尚且如此样，
何况太师与皇娘。
- 李艳妃 (白) 太师顶本。

(【扭丝】。)

李良 (二黄摇板) 我若是坐江山久坐不让，
责打我四十板罚落高墙。

杨波 (二黄散板) 杨波奏本气昂昂，
李良 (二黄散板) 我坐几载有何妨。
徐延昭 (二黄散板) 你坐江山谁保你？
李艳妃 (白) 哇！
(二黄散板) 不用徐、杨自立为王。

徐延昭 (白) 哎呀！
(二黄散板) 今日有我徐、杨在，
要让江山万不能。

李良 (二黄散板) 今日李良掌国政，
不用徐、杨保乾坤。
太后传旨将官免，
一朝天子一朝臣。

徐延昭 (白) 哇呀呀！
(二黄散板) 好似蛟龙沙滩困，
(杨波抱锤。)

杨波 (白) 老千岁，你可撒不得疯啊！
徐延昭 (白) 我、我、我，你闪开了！
(二黄散板) 忽听春雷响一声。
将贼的袍带来抓定，
金殿之上打谗臣。

李艳妃 (二黄散板) 徐、杨作事太欺情，
擅敢金殿打皇亲。

李良 (白) 国太，臣打不得。
徐延昭 (二黄散板) 皇亲国戚臣不敢打，
我打的是谋朝篡位臣。

(徐延昭打李良。)

李良 (白) 杨大人拉着些。
杨波 (白) 我拉着了。

(杨波帮打。)

李艳妃 (二黄散板) 手摸胸膛想一想，
他是哀家什么人？

徐延昭 (二黄散板) 李太师他是娘娘父，
不该三番二次谋龙庭。

李艳妃 (二黄散板) 江山本是哀家让，
太师何曾谋乾坤？
(白) 住了，想此事乃是哀家让与有功之臣。

徐延昭 (白) 想臣始祖徐达，随定太祖皇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才得这大明江山，你父
他有什么功劳？

杨波 (白) 千岁何不取功劳簿一观。
(白) 好哇！
(二黄导板) 哗啦啦打开了功劳簿，
杨波 (白) 功劳簿在此。

徐延昭 (白) 查查可有这奸贼的名字？
杨波 (白) “洪武元年，太祖皇帝，钦定功臣位次，徐达为首，次常遇春，再次李文忠、
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耿再臣、郭英、丁德兴、俞通海、张德
胜、吴良、吴楨、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廖永安、桑世杰廿
二人，立功臣庙于鸡鸣山”。哈哈，就是没有李良的名字啊！

李良 (白) 那、那、那不是老夫的名讳么？
徐延昭 (白) 呸！
徐延昭 (西皮原板) 功劳簿并无国太的令尊。

李艳妃 (西皮原板) 江山本是先王挣,
并无有徐、杨半毫分。

徐延昭 (西皮原板) 江山虽是先王挣,
也亏了有徐家南战北征。

李艳妃 (西皮原板) 先王爷封你的官职大了,
你把我女皇不放在心。

徐延昭 (西皮原板) 官大官小是臣的功劳挣,
并非是龙国太恩赐老臣。

李艳妃 (白) 哇!

(西皮快板) 地欺天来不下雨,
天欺地来苗不生。

徐延昭 (西皮快板) 臣欺君来该何罪?

李艳妃 (西皮快板) 君欺臣来另奉君。

徐延昭 (西皮快板) 子欺父来寿命短,
父欺子来逃出了门。

李艳妃 (西皮快板) 弟欺兄来家不顺,
兄欺弟来把家分。

徐延昭 (西皮快板) 莫非江山你要坐?

李艳妃 (西皮快板) 徐、杨不坐让不得人。

徐延昭 (西皮快板) 哀家传旨将你斩,
老王爷封就的不斩臣。

李艳妃 (西皮快板) 要让要让偏要让,
徐延昭 (西皮快板) 不能不能万不能。

李艳妃 (西皮快板) 金铜玉器朝下打,
徐延昭 (西皮快板) 铜锤打的乱纷纷。

李良 (白) 御林军上来。

(田子玉带四御林军同上, 同打朝, 同倒。杨波拉徐延昭。)

杨波 (白) 千万打不得, 打不得!

(杨波、徐延昭同下。)

(完)